

731A  
10  
263

左傳輯釋

一一三

石川  
鴻齋  
訓點

左傳輯釋  
十一

134  
21  
263

東 京 圖 書 館				
二 冊	三 號	六 架	一 函	和 書 門

左傳輯釋卷十五

日南安井衡著

襄公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邾杜邾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邾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杜共王也成二年冬城防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杜書勲勞於策也桓二年傳曰公

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及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桓十六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遷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

悉闕乃不書至傳因獻子之夏邾亂分為三杜國分為三部師救邾遂取之杜志力各異

杜魯師也經不稱師不滿凡書取言易也杜不用師徒及用師徒用大師杜而不用師徒及用師徒

焉曰滅杜敵入距戰斬獲俘馘用弗地曰入杜謂勝其國邑苟營士魴卒晉杜不有其地

侯蒐于綿上以治兵杜為將命軍師也必蒐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杜

註而命之所以與眾共

左傳傳釋

伯游安衡案君前臣名今士句字荀偃  
荀偃註者蓋使人傳命非晉侯親命也  
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

賢也註七年韓厥老知營代將中軍士句佐之句今  
請從伯游荀偃將

中軍註代荀註安王念孫云荀偃上當有使字晉侯使士句將中軍而士句辭  
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浴其誤下文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使趙武將上軍韓  
起佐之趙武上亦有使字也大平御覽職官部三十五人事部六十四引此並作使

荀偃將註士句佐之註杜位如註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廩

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

趙武將上軍註杜武自新軍起註杜位如註欒廩將下軍魏

絳佐之註杜厲亦如故絳自新軍註杜位如註欒廩將下軍魏

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註杜得慎舉註安惠棟云周

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廩為汰

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註杜刑法註安齊召南云傳

效耳其實不然明年伐秦即已將佐不睦遷延無功況數世賴之乎衡案此亦後儒

責人終無已也傳云晉國之民是以大和是二子讓於上而民化於下也民與於讓

風俗淳美故云數世賴之非謂數世無一乖亂之事也若欒廩違令傳固云欒廩之

汰不敢違不敢違云者心欲違而不敢也則明年將佐不睦傳預先見之矣安得以

此議數世賴之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

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註杜周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寧安也永長

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註杜衡案儀刑皆法也言群臣象法文王故萬國皆

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

我從事獨賢註杜怨悵稱已之勞以為獨賢無讓心註安衡案詩本義賢訓多

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註杜能者在下位則註杜貴尚而讓之

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註杜

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註杜能者在下位則註杜貴尚而讓之

王念孫云廣雅農勉也言勉力以事其上也阮元云石經初刻作展力後改農陳樹華云魏了翁讀書襍抄曰農力乃農用八政之農厚是也按古文鴻範農用八政鄭云農讀曰醜衡案魏王二家皆通魏說即鄭義也沈彤以石經初刻作展為是失之

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杜加陵也君子在位者

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杜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為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杜爭善謂之昏德國家之救恒必由之杜傳言善之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

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

福杜多福謂安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杜鄢在成十六年以辱

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杜弘大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

沒於地安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杜窀穸也窀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

也顧炎武云窀穸墓穴也古者既葬而諡故以為言惠棟云孔宙碑作窀夕說文無窀字明不於穴也衡案孔宙碑作窀夕說文釋窀為墓之厚夕杜訓窀為夜窀無夜

訓疑其本亦作夕然則左氏舊文作窀夕字不從穴但說文厚夕不可通竊謂厚當作後聲之誤也此當連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為一長句皆謂作諡之事與冢墓

不相涉春秋謂祭祀稱諡窀夕謂葬之後夕蓋葬之後夕作諡先君謂始祖以下君薨三年後終高祖入祧祖遷高祖廟新主入祖廟改稱禰廟各祭於其廟裕則

同祭於始祖廟凡祭必稱諡故謂作諡為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也杜以窀穸為葬埋楚子自請為靈若厲是專謂作諡之事葬無所用諡何為及之哉

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杜從先君代安衡案先君各以諡稱廟已亦稱

也請為靈若厲杜欲受惡諡以歸先君也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

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

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

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杜傳言子囊之善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杜子庚楚司馬養叔曰吳乘我

喪謂我不能師也杜養叔養必易我而不戒杜戒備子為三覆

以待我杜覆伏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杜庸浦楚地大敗吳

左傳

卷之十五

三

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註杜不用天道詩曰不弔昊天亂

靡有定註杜言不為昊天所恤則致陸祭云注罪字誤當作亂衡案言不弔

以喻之註杜通以事間為時於是將早城臧武仲

請侯畢農事禮也鄭良霄大宰石彘猶在楚註杜執之至今石彘

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註杜先征五年而卜吉凶衡案征征伐也

故五卜習祥而後征之武王曰朕夢協于朕上襲于休祥我商必克下文云不習則

增循德又云今楚實不兢皆以戎事言之此欲使楚人歸良霄何為引先王巡狩而

說之哉習註杜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註杜五年五卜皆註杜不習則增循德

而改卜註杜不習謂註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註杜與晉競註安強也言

楚未嘗卜征鄭是實不強也而獨執無罪行人註杜止鄭一卿以除其偏註杜卿一

謂良霄註安衡案良霄剛懷歸之必偏其註杜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註杜楚鄭又遂堅

事晉是鄭廢註安衡案言楚執良霄實仍為鄭使鄭人猶或憫之若使之歸而廢其

本見使之意註安為使之職使既無功鄭人必不賞之霄既於楚而不賞於鄭必怨

其君以疾其大夫勢將作亂是楚之利也不猶愈於止鄭註安怨其君以疾其大

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註安正義良霄被執久留在楚今若

夫而相牽引不猶愈乎註安則事晉之心不固不猶少差乎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

鄭公孫萬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註杜

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

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情慢不攝故貶稱人蓋欲以督率諸

侯樂成霸功也吳來在會諸註杜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註杜無註杜夏四月

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萬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註杜齊宋大夫不註安已未衛侯出奔

齊註杜諸侯之策書孫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註安惠棟云諸侯失國

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名從告註安名公穀皆有行字

左傳脫也。衛索傳二十八年傳云。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臣逐君。甚於其召之。以彼傳推之。仲尼改逐君。以自奔為文。亦以存名教也。杜。反蔽獄於君。非經傳之意也。杜。莒人侵我東鄙。註杜。無傳。報。秋。楚公子負

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人于戚。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註杜。前年為。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註杜。楚所敗。

謀為吳。伐楚。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註杜。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數而遺之卒。不為伐楚。

執莒公子務婁。註杜。在會不。以其通楚使也。註杜。昔貳於楚故。將執我

子駒支。註杜。駒支。戎。范宣子親數諸朝。註杜。亦設朝位。曰。來姜我氏昔

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註杜。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為。乃祖吾離

被苦蓋。註杜。蓋苦之。安。釋文。爾雅曰。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註杜。蒙。官

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註杜。腆。厚。與女剖公而食之。註杜。中。今

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註杜。職。主

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註杜。詰朝。明旦。不使。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

習恃其眾。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註杜。蠲。明。正。義。二

十二年傳云。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則秦晉共遷之也。昭九年傳云。惠公歸自秦。而訪以來。又似晉侯獨誘之也。此云秦人逐之。惠公與田。乃被秦逐。而自歸晉也。三

文不同者。此我本處瓜州。明遠在秦之西北。秦貪。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其土晉貪其人。二國共誘而使遷。傳傳是其實也。

曹也。註杜。四嶽。堯時。方伯。姜姓。毋是翦棄。註杜。翦。削。安。衡。宗。翦。滅。也。秦。既。奪。其。地。豈。特。削。哉。

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

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註杜。不。內。侵。亦。不。外。叛。

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註杜。在。僖。三。十。年。於。是。乎。

有殺之師。註杜。在。僖。三。十。三。年。晉。禦。其。上。戎。亢。其。下。註杜。亢。猶。當。也。秦。師。不。復。我。

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持之。註杜。持。其。足。也。與。晉。踣。之。註杜。

左傳傳釋 卷之十五

也。路僮。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杜註

言給晉役不曠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杜註無中二也。安註衡案中二者無中間有二也。纂圖本毛本作有二。

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安註衡案師旅賤有司不敢斥上官。故言師旅。

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

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晉焉。杜註晉也。曹問賦青蠅而

退。杜註青蠅詩小雅取其體。杜註辭謝。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杜註成愷悌不信讒也。不書者戎為晉屬不得特達。

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杜註魯聲子叔老字也。言晉敬也。應以父名為字。齊是。其誌猶齊姜齊歸矣。

吳子諸樊既除喪。杜註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將立季札。杜註札諸樊少弟。

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杜註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大子而自立。事在成十三年。

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

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杜註諸樊適子。故曰義嗣。誰敢奸君有國

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

耕乃舍之。杜註傳言季札之讓且。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

櫟之役也。杜註櫟役在十一年。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杜註

子穆子賦。匏有苦葉。杜註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叔向退而具舟。魯

人莒人先濟。鄭子矯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

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一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杜註

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杜註棫林秦地。不獲成焉。杜註秦不荀

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杜註示不。唯余馬首是瞻。杜註言進退從

傳言北宮括助以書於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杜註飲毒水故。鄭司馬子矯

言經所以不稱晉侯。及涇不濟。杜註定朝那縣至京兆高陸縣入渭。叔向見叔孫穆



已。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

杜：欒黶，偃自專，故棄之歸。

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

杜：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大夫。

莊子曰：夫子命從帥，

杜：荀偃。夫子謂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

以待夫子也。

杜：以從命為待也。欒黶下軍帥，莊子為佐，故曰吾帥。

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

多遺秦禽。

杜：軍帥不和，恐多為秦所禽獲。

安：王念孫云：多讀為亦，祇以異之祇，祇適也。言我若不歸，則適為秦所禽獲而已。多與祇，古同聲。

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杜：遷延，却退。

欒鍼曰：此役也，報

檠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一位於戎路。

杜：欒鍼，欒黶弟也。二位，謂欒

將下軍，鉞為戎右。

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

杜：士鞅，士鞅之子。仲向之會亦

士旬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

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

杜：欒黶，汰侈，誣逐士鞅也。而女也。

於是齊崔杼

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

杜：臨事惰慢不備也。仲

向之會亦

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

杜：亦惰。

書於伐秦，攝也。

杜：能自攝，整從鄭子驕俱濟

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

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

杜：盈，厲之子。

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為愛其甘

棠，況其子乎？

杜：武子，欒書，厲之父也。召公，奭，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勿伐之詩，在召南。

欒黶死，盈

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

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杜：為傳二十一年，衛獻公戒孫

文子甯惠子食。

杜：勅戒二子，欲共宴食。

皆服而朝。

杜：服朝，服待命於朝。

日旰不召。

杜：旰，也。

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

杜：從公於囿。

不釋皮冠而與之言。

杜：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不釋冠，又不與食。

二子怒孫文子如戚。

杜：戚，孫文子邑。

孫蒯入使。

杜：蒯，孫

杜：孫文子之子。

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

杜：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

奉無勇職為亂階，戚衛河上邑，公欲以論文子居河上而為亂，大師掌樂大夫。

大師辭師曹請為之。杜辭以為不

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杜誨教也。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

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杜孫

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杜孫

於戚。杜也。而人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

稷之傾覆，將若之何？杜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杜

雖奸之，庸知愈乎？杜言逐君更立，未知當差否。安

遂行，從近關出。杜懼難作，欲速出竟。安

公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

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郵。

杜子展衛

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杜使往請和也。安

執之。杜公徒因敗散還。安

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杜二子仲與差

御公。杜御也。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杜子魚庾公

射兩轡而還。杜轡車軛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

杜佗不從丁學，故言遠始與

杜公差俱退悔而獨還射丁

杜正義孟子云：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疾作，庾公之斯至

杜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庾公之斯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

杜佗尹公之佗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

杜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其姓名與此略同行義與此正反不應一

人之身有此二行，孟子辯士之說，或當假為之辭，此傳應是實也。說文云：勒，車軛下曲者，服虔云：車軛兩邊，又馬頸者，衡案所傳異辭，故傳與孟子異文，但踰國學射，當時恐未有此事，疑傳文得實，勒即烏豨，服馬二匹，故有兩勒焉。子鮮從公，註杜子鮮公及竟公使祝宗告

亡且告無罪，註杜告宗廟也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註杜欺誣

也，定姜公適母。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

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註杜謂不釋皮余以中擲事先君，而暴

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註杜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公使厚成

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註杜瘠，遠也

叔安釋文：厚本或作邱，音同，惠棟云：世本曰：魯孝公生惠伯，萊其後為厚氏，陸渚曰：邱成叔，孝公八世孫，外傳曰：魯文公欲弛邱敬子之宅，韋昭云：邱敬子魯

大夫，邱惠伯之後，玄孫敬伯同也。昭二十五年傳云：季邱之雞鬪，徐廣史記注曰：一本作厚，世本亦然。棟案：呂氏春秋有邱成子，與右宰穀同時，以傳考之，即厚成叔也。

厚與邱通，世本作厚，外傳作邱，禮記又作后，左傳或作厚，或作邱，字異而實同。王念孫云：越之言播越也。昭二十六年，茲不穀覆盪播越，竄在荆蠻，與此越在他竟同義。

衛眾厚后通，邱則別字。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

註杜執事，衛諸大夫。曰有君不弔，註杜弔，恤也有臣不斂，註杜斂，達也衛案：斂，疾也。

君不弔，恤群臣有臣不斂，疾君事言皆失其道也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註安衛案：增，疾也。

淫，惡發洩於事行也。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註杜大夫儀曰：羣臣不佞，得

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註安衛案：悼，君不

忘先君之好，辱弔群臣，又重恤之。註杜重恤，謂愍其不達也。敢拜君命之辱，

重拜大貺，註杜謝重恤之賜。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

有大叔儀以守，註杜守於國。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

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註杜邾，齊所滅。及其復也，以邾糧歸，註杜其言

貪。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註杜穀，衛大夫也。以其辭曰：余不

說初矣，註杜言初從君，非說之不獲已耳。余狐裘而羔袖，註杜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喻

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註杜剽，穆公孫。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

侯註杜聽盟會之命

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

註安衛案

石經淳熙本岳本如此本或不疊衛侯二字非

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

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註杜武仲不書未為卿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

之言道註杜順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

或推之欲無入得乎註杜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

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

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

也註杜成國大國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

也註杜朔知盈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齊召南云史記索隱引系本云莊子

首生武子螢螢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躒躒生宣子申申生知伯瑤據此

則朔為螢子盈為朔子朔早卒未及為卿於傳文為甚順不知杜注何以必指盈為

朔弟也衡案殷人立弟周人以適孫承祖故云盈生六年而武子註杜盈生六年而

卒況有世本可據盈為朔子甚明杜強生葛藤傳文殆不可通

武子卒彘表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師曠侍於晉侯

註杜師曠晉樂大師子野晉侯曰衛人

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

民如子蓋之如天空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

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

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註安沈彤云主當作生之當作之百姓絕望社稷無主

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

君而為之貳註杜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

侯有卿卿置側室註杜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註杜貳宗宗子之副貳者

註安衛案貳宗即小宗

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

賞之註杜賞謂宣揚過則匡之註杜匡正也患則救之註杜救其難也失則革之

也註杜革更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

史註杜補其愆過為書註杜舉則書瞽為詩註杜瞽盲者為詩以風刺工誦箴諫註杜工樂人也誦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註杜

大夫規誨

註杜規正諫誨其君

士傳言

註杜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

庶人謗

註杜庶人不與

政聞君過

註安正義庶人卑賤不與政教聞君過失不得諫爭得在外誹謗之衡案注得或作則據疏作得為長今從足利本宋本

商旅于

註杜商旅所傳善惡之言是也衡案王說是也陳時所貴尚之貨乃商賈所納規也

市

註杜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

百工獻藝

註杜獻其技藝

以諭政事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

註杜逸書道人行令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於路求歌謠之言

官師相規

註安衡案所徇即下文二句是也徇於本或在與有放責之規位守有官師之典韋注曰師長也案左傳之官師與工並舉楚語之官師與放責並舉乃是官師之小者襄十五年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杜彼注曰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正義曰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是天子之官師非卿祭法官師一廟鄭注曰官師中士下士賈子階級篇曰古者聖王制為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以上三說皆不以官師為大夫

工執藝事以諫

註杜肆放也

也註杜有道人徇路之事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

以

註杜肆放也

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註杜傳善師曠能秋楚子為庸浦

之役故註杜在前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註杜

後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註杜臯舟吳險王使劉

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註杜傳言不備曰昔伯舅大公右

定公賜齊侯命註杜將各於齊故也定公劉夏位賤曰昔伯舅大公右

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大師以表東海註杜昨報也表顯

海以報大師之功註安阮元云詩伐木正義引作佐我先生陸釐云此解於傳文不順昨猶

為東海之王室之不壞註杜擊發繫伯舅是賴註安曰繫亦是也

命女環註杜環齊靈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

無廢朕命註杜纂繼也因昏而加褒顯註安也管子牧民篇云恭祖舊晉侯問

衛故於中行獻子註杜問衛逐君當討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

註杜衛故於中行獻子註杜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

註杜衛故於中行獻子註杜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

註杜衛故於中行獻子註杜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

註杜衛故於中行獻子註杜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

矣註杜謂割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

之道也註杜就重不可移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

以待時乎註杜待其昏亂之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註杜定立范宣子假

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註杜析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

庚必城郟註杜楚徙都郟未有城郭公子變公子儀因築城為君子謂子囊

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註杜謂前年謚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

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註杜詩小雅忠信為周言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

夏逆王后于齊註杜劉采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夏齊侯伐

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註杜無傳遇魯地書至遇季孫宿救孫豹

帥師城成郟註杜備齊故夏城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註杜無傳八月

盟註杜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註杜同

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註杜報二年豹之聘尋見孟獻子

尤其室註杜尤貴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

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註杜傳言獻子友子正義問官師

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註杜卿也劉夏獨過魯告魯故

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祭使上卿註安也杜彼注云卿不書舉重略輕蓋據此傳為

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註安

左傳傳釋

卷之十五

十二

說也然天子使卿逆后而公監之則卿是專職公特監之而已彼經不應獨書監之

者而略主逆者矣此注云夏獨過魯告魯故不書單靖公果如其說是春秋重告魯

而輕逆於齊傳何以言卿不行非禮也及覆思之蓋單子公爵而官於卿卿不行之

卿即指單靖公初劉夏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單途留不行獨使劉逆之故經書劉

夏逆王后于齊以賤之而傳釋之曰卿不行非禮也使上卿逆而楚公子午為

公監之經傳及禮經中未見其文杜不能解此傳遂應造是禮耳

令尹註杜公子罷戎為右尹為子馮為大司馬註杜子馮叔

公子蒙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註杜陽子

公子追舒為箴尹註杜子南註杜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殿尹

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

民無覲心註杜無覲覲註杜以求幸註杜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註杜詩

南也真置也行列也周徧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註安衡案傳箋訓周行為周之列

賢人置之徧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為急註安位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

即周之列位也註杜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

行也註杜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行之志也甸采衛五服

一服次曰衛服五百里為註杜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註杜亂在鄭人

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註杜尉氏所殺故註杜以馬四十乘

註杜百六與師伐師慧註杜樂師也註杜慧其名註杜三月公孫黑為質焉註杜公孫黑

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註杜子罕以司註杜鄭人醢之三人也註杜堵三人

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卜註杜臣託季氏註杜鄭人醢之三人也註杜堵三人

父尉註杜師慧過宋朝將私馬註杜私小註杜其相曰朝也註杜相師註杜慧曰

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

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註杜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

之是重淫樂註安衛案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師惺師觸師獨歌鐘二肆及其鐘磬

而輕國相註安女樂二八此又賂宋以師伐師慧而師慧自稱淫樂之矇蓋鄭聲

淫當時之人尤詭樂之故以為賂註杜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註杜言子罕

也孔子對顏淵曰放鄭聲有故哉註杜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註杜言子罕

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註杜不憂霸主註杜於是乎城成郭註杜郭郭

故取伐魯註杜於是乎城成郭註杜郭郭

秋邾人伐我南鄙

杜亦貳於

衡案邾倍晉而屬齊故亦伐魯

使告于晉晉將為

會以討邾莒

杜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討也

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

不克會

杜為明年會

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

杜夏子西也

晉侯卿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

王人能治玉者

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

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誓首而告曰小人

懷璧不可以越鄉

杜言必為盜所害

納此以請死也

杜請免死

子罕真諸

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

杜也

富而後使復其所

杜賣玉得當

十二

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杜堵狗堵女父之族狗聚於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

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杜踰月而葬速也

三月公會盟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杜不書高厚

逃歸故也溴水出河內

戊寅大夫盟

杜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難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間無

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杜邾莒二國數侵魯又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不以歸京師非禮也

齊侯伐我北鄙

杜無傳齊

杜衡案邾莒陰屬於齊晉人執之故齊人伐

夏公至自會

杜無傳

五月甲子地震

杜無傳

叔老會鄭伯晉

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杜荀偃主兵當序鄭上方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荀偃在下

杜安衡案傳釋此

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夷等也儕也言叔老會荀偃而書曰會鄭伯者以荀偃與叔老等夷故書曰會鄭伯也是經書會鄭伯貴之耳非示叔老可以會鄭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杜安

冬叔孫豹如晉

杜衡案石經宋本岳本如此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及城成郭即此成也本或作邲非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

杜平公悼公

羊舌肸為傅

杜肸叔向也

張君

臣為中軍司馬

杜張老子

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

杜祁奚去中軍尉為公族大夫去劇職



就問官韓安衡案三年傳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

襄無忌子註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杜此注云去中軍尉則其本作祁午矣今

本作祁奚者轉寫之誤耳虞丘書為乘馬御註杜代程改服脩官選賢能曲沃晉祖廟祭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

然後祭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祭祭傳言晉將有淝梁之會故速葬警守

而下會于淝梁註杜順河東行命歸侵田註杜諸侯相侵取之田以我故執

邾宣公昔犂比公註杜犂比昔子號也十二年十四年昔人侵魯前年邾人

且曰通齊楚之使註杜邾昔在齊楚往來道中并以此責之安悼公孫于曲

沃本為會于淝梁以討邾昔故傳承上文先序執邾昔之君若大夫盟由高厚歌詩

不類乃會中餘事非主意所在故後序之於文宜然非由告有先後也知執二君在

大夫盟後者傳云通齊楚之使明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

高厚逃歸註杜齊為大國高厚若此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

獨不取恩好之義類故云齊有二心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

甯殖鄭公孫薑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註杜自曹以下大夫不

侯許男請遷于晉註杜許欲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

伯為夷故也註杜夷平也春秋於魯事所記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為

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安衡案諸侯之卿會公侯貶稱入但魯卿不當

皆諸侯大夫義取皆平得會鄭伯註安書魯人故書其名非經無譏無辭可以寓也

卿得會伯子男特會之餘罪耳非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

氏註杜棫林函氏晉荀偃禦廩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註杜師晉

獨進揚梁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註杜襄城昆陽縣北汝

惠棟云京相璠曰昆陽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湛水者是鄆元曰湛水出單縣北魚齒山

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為湛浦今水北悉枕翼山阜於父城東南湛水之北山有

長阪蓋即湛水以名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註杜不書復伐許

而還註杜許未

秋齊侯圍成註杜

成魯孟氏邑

孟孫子速微之註杜

孟獻子之

子莊子速也微要也

衡紫速疑即論語所稱下莊子速謚莊子下文齊侯曰是好勇去之

以爲之名文十五年齊人教孟氏飾公孫敖之棺真語堂阜下人以

告蓋下孟氏之邑與齊邑堂阜相接欲使下人告其主故真諸堂阜也下

爲孟氏之邑故稱速爲下莊子猶合宋向戌之邑稱向戌爲合左師耳

齊侯曰

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註杜

海陘魯

冬穆叔如

晉

晉聘且言齊故註杜

言齊再

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註杜

禘祀三年

改畢之吉

祭與民之未息註杜

新伐許

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

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列領西望曰

庶幾乎註杜

庶幾乎註杜

庶幾晉

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折父

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註杜

及此

見范宣子賦

及此

及此

及此

及此

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註杜

及此

及此

及此

及此

見范宣子賦

及此

及此

及此

及此

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註杜

及此

及此

及此

及此

見范宣子賦

及此

及此

及此

及此

鴻鴈之卒章註杜

鴻鴈詩小雅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唯此哲人謂我

宣子曰苟在此敢使魯無鴻鴈乎註杜

鴻集

鴻集

宣子曰苟在此敢使魯無鴻鴈乎註杜

鴻集

鴻集

鴻集

鴻集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註杜

無傳宣公

宋人伐陳

也四同盟

也四同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註杜

買石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

買石

買石

師伐我北鄙圍防註杜

弁縣東南

九月大雩註杜

宋華臣出奔

無傳

陳註杜

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

正義實冬出而告以秋明以華臣始作亂

由故於冬之下追言華闕卒耳其實華闕之卒或在九月之前華臣弱其室殺其宰不在九月內耳

由故於冬之下追言華闕卒耳其實華闕之卒或在九月之前華臣弱其室殺其宰不在九月內耳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註杜

司徒印陳大夫

衛

司徒印陳大夫

司徒印陳大夫

孫蒯田于曹隧註杜

蒯林父之子

飲馬于重丘註杜

毀其瓶重

重丘

丘人閉門而詢之註杜

詢也

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註杜

厲惡鬼林父

厲惡鬼林父

年是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註杜

孫蒯

孫蒯

孫蒯

孫蒯

非曹人愬于晉

杜註 為明年晉人執石買傳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

杜註 前年

孟孺子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挑高厚圍臧紇于防

杜註 防臧師自

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

杜註 陽關在秦山鉅平縣東旅松近防地也魯師畏齊不敢至防

耶叔紇臧

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

杜註 耶叔紇叔梁紇臧疇臧賈臧紇之昆弟也三子與臧

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於旅松而復還守防

齊師去之

杜註 失臧紇故

齊人獲臧堅

杜註 堅臧紇之族

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

杜註 使無自殺

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

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袂扶其傷而死

杜註 言使賤人來唁已惠賜

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

杜註 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

安衛索此經

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

杜註 臣閱之弟臯比閱之子弱侵易之

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

杜註 盧門宋城

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

曰界余而大壁

杜註 界與也

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

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

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氏為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

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瘳狗瘳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

華臣懼遂奔陳

杜註 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

宋皇

杜註 林作猗九世反云狂犬也

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

杜註 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

子罕請俟農

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哲實興我役

杜註 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

哲而居近澤門

杜註 釋文澤門本或作韋門者誤惠棟云詩正義引云舉門之哲案古泉澤字相同孫叔敖碑云收九羣之利婁壽以為澤字但舉為白下本羣四

四下卒卒本一字漢碑从四下羊者誤服虔漢書注云羣澤也詩鶴鳴于九臬王仲任薛夫子皆以為九折之澤諸侯本有舉門宋何獨不然也阮元云纂圖本閩本監

本毛本皆作哲注同案哲乃明哲之哲从曰折聲與此从白折聲異也

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杜註 子罕黑色而居邑中

子罕聞之親執扑

杜註 扑杖

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

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註杜闔謂門戶閉塞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

何以役為註杜也不速成難以為役註安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

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註杜齊晏桓子卒註杜

晏嬰父也晏嬰羸縗註杜苴經帶杖菅屨註杜

食驚居倚廬寢苦枕草註杜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註杜

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註杜曰唯卿為大夫註杜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註杜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註杜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同圍齊註杜曹伯負芻卒于師註杜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註杜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註杜夏晉人執衛行人石

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註杜為曹故也

勝註杜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

梗陽之巫臯註杜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

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註杜

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

絲係玉二轂註杜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註杜

齊環

齊環

齊環

齊環

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因其為行入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

罪晉書法嚴正若衡稱物游夏不能贊一辭非虛談也

安正義士喪禮居倚廬鄭注云倚

各不同晏子為大夫而行安正義晏子未為大夫言晏子為大夫

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識之者禮喪服大夫之子得從大夫之法

晏子惡直己以介時失禮故孫解略答家老

安正義士喪禮居倚廬鄭注云倚

各不同晏子為大夫而行安正義晏子未為大夫言晏子為大夫

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識之者禮喪服大夫之子得從大夫之法

晏子惡直己以介時失禮故孫解略答家老

安正義士喪禮居倚廬鄭注云倚

各不同晏子為大夫而行安正義晏子未為大夫言晏子為大夫

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識之者禮喪服大夫之子得從大夫之法

晏子惡直己以介時失禮故孫解略答家老

安正義士喪禮居倚廬鄭注云倚

不言朝不能行朝禮

衡案石買有可執之罪故稱人以執

之然執行人非禮也故又書行人以

不書齊侯齊侯不入竟

無傳禮當與許男同三同盟

白狄狄之別名表

嘗與魯接故曰始

長子純留二縣今皆屬上黨

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卿

今皆屬上黨

為曹故也

前年衛

所賦者

所賦者

所賦者

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唯枕草

草耳然枕由亦非喪服正文

苴經帶杖菅屨

苴苴麻之有

子者取其

苴苴麻之有

子者取其

苴苴麻之有

子者取其

苴苴麻之有

子者取其

苴苴麻之有

子者取其

苴苴麻之有

子者取其

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唯枕草

草耳然枕由亦非喪服正文

苴經帶杖菅屨

苴苴麻之有

子者取其

苴苴麻之有

子者取其

苴苴麻之有

子者取其

苴苴麻之有

子者取其

苴苴麻之有

子者取其

苴苴麻之有

子者取其

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唯枕草

草耳然枕由亦非喪服正文

苴經帶杖菅屨

苴苴麻之有

子者取其

苴苴麻之有

子者取其

苴苴麻之有

子者取其

苴苴麻之有

子者取其

苴苴麻之有

子者取其

苴苴麻之有

子者取其

靈公名陸祭云棄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數曾臣彪將

率諸侯以討焉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

辭以媚神耳穆天子傳云曾叔佐之郭璞注引此傳文亦云曾重也衡案曾訓重然與陪臣自別注訓未得之

守官之臣荀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杜

偃信巫言故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淇梁

之言同伐齊淇梁在十六年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

廣里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

門州綽門于東閭既門其三門即是圍事杜何知不以門于三門為圍必以禦諸平

陰為圍乎惠棟云京相璠曰平陰齊地也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平陰城南至

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司馬彪郡國志曰濟北盧縣有

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京相璠曰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杜氏以為平

陰城南有防門防有門於門作塹橫行廣一里皆臆說也衡案劉說是也惠引京相璠

以防門為地名亦是謂廣里即光里則守之下屬為句之字不可通杜注是也

夙沙衛曰不能戰莫若守險謂防門不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

人多死范宣子告折文子折文子齊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

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

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

能久矣杜不能久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杜

巫山在盧縣東北晉人使司馬斤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杜

旆先杜偽以衣物為人形輿曳柴而從之杜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

輜重及薪杜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杜旆先杜衡案輿旆役也

故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

遁杜鳥鳥得空安衡案師懼夜遁必遺棄杜邢伯告中行伯杜邢伯晉大

中行伯杜曰有班馬之聲杜夜遁馬不相見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

獻子杜故鳴班別也

曰城上有為齊師其道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風沙

衛連大車以塞陔而殿註杜此衛所險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

辱也註杜故掩人殿師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註杜

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註安晉州綽及之註安衛案衛塞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

註杜也脰頸也註杜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註杜不止復欲射顧曰為

私誓州綽曰有如日註杜言必不殺乃弛弓而自後縛之註杜反縛其

右具丙註杜州綽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註杜衿甲不

衿結也故杜註杜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註杜險

者城守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註杜城在平陰衛案從魯

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郭註杜樂厲死其子盈佐下趙武韓起以上軍

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救註杜秦周魯大夫趙武及

城註安惠士奇云呂覽慎大篇曰齊連子帥其餘卒以軍于秦周高誘曰秦周齊

門註安門名也秦秦周當是齊地名杜氏以為魯大夫失之王引之云救即楸字也

說文楸梓也徐鍇注曰春秋左傳伐雍門之楸作救同漢書東方朔傳又有救竹籍

田貨殖傳山居千章之救顏師古注並曰救即楸樹字也衛案去廬進及秦周也

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註杜殺犬示孟莊子

斬其楛以為公琴註杜莊子孺子速註安釋文楛救倫反衛案楛同陸璣毛

楛似楛漆也禹貢荊州貢註杜也楛木名詩草木疏云楛楛栲栳相似若一則

枹榦栝柏則枹亦良材也註杜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

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註杜二子晉註安惠棟云淮南子墜形訓曰申池在

齊都賦京相璠言申門即齊城南面第一門外為申池杜於文十八年傳依京氏為

說非也衛案文十八年傳公游於申池則淮南子所謂在海隅者是也此下文東郭

北郭揚門東閭皆在齊城下不當獨率諸註杜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

門註杜齊西州綽門于東閭註杜齊東左驂迫還于門中註安衛案足利

本淳熙本岳本如此以救數闔註杜救馬楛也闔門扇註安焦循云文選長笛賦

本或門上衍東字註杜也數其救示不恐註安亂曰裁己當邁便易

持注云麤者曰楛細者曰救邁馬策也說文救幹也可為救文十三年傳統朝贈之

以策注云策馬楛釋文楛張瓜反馬杖也正義直以杖解楛然則可為救即可為楛

此杜所以通故為揭數二十一年傳州緯云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故杜云數其枚考工記鳧氏為鍾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鄭司農云枚鍾乳也玄謂今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門闔之上以鐵釘布之有如鍾乳故亦名枚二十一年傳注以門板解枚字而釋文於傳文出其枚二字云本亦作板於是此注數其枚宋本枚亦作板正義云以馬枚數門扇之板被時數得其數則二枚不同今人數物猶云一枚二枚孔氏所據傳文固作枚數不作板數門闔之板無可數者也試以州緯自言識其枚數之枚證以枚數闔之枚蓋皆指門闔上之乳以枚數闔猶數闔之枚數闔者即數其枚闔有何可數乎傳文前後自相發明杜氏不識左氏屬文句法以十八年之枚為馬超二十一年之枚為門板而孔氏以枚數為一枚二枚均失之矣衡案枚數連讀門有兩闔每闔數其枚故云以枚數闔焦說是也

齊侯駕將走郵棠註杜齊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註杜太子光也曰師速

而疾略也註杜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衡案言其行速而勢急疾時欲略地耳

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

斷鞅乃止註安衡案鞅馬頸革斷之則服馬與衡離不能牽車故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註杜濰水

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註杜子庚楚令尹公子午將叛晉

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

禮註杜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先君之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

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註杜謂已未嘗統師自出大夫圖之其若之

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

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註杜嘗試其難易也若可君而繼之不

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註杜襄城縣東

於是子矯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註杜子張公孫黑肱子孔子展

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註杜二子子西完守入保註杜完城郭內保守

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註杜魚陵魚齒

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註杜完城郭內保守

陽驪縣註安范守已云案上文言子庚治兵於汾注云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茲乃

陽驪縣註安范守已云案上文言子庚治兵於汾注云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茲乃

陽驪縣註安范守已云案上文言子庚治兵於汾注云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茲乃

陽驪縣註安范守已云案上文言子庚治兵於汾注云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茲乃

杜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為進退注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

滑脊靡獻于雍梁注晉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注右回梅山注杜在滎陽密

安阮元云劉昭郡國志引注東北作西北注衡素右回自梅注侵鄭東北至于

蠱牢而反于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注杜信再注涉於魚齒之

下注杜魚齒山之下有注甚雨及之注安正義楚師南行有大雨注楚師多凍役

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

風不競注杜歌者吹律以咏注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注安惠棟云服虔曰北風

姑洗南呂以南南律氣不至故多死聲吹律而言歌風者出聲曰歌以律是候氣之

管子樂操土風不忘舊也鐘儀楚人故謂南注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

道多在西北注杜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注南師不時必無功注杜不時謂

衡素董叔董狐之後世為注叔向日在其君之德也注杜言天時地理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祀柯注杜前年圍齊之諸侯也注晉

人執邾子注杜稱人以執注衡素傳云以其伐我故凡有注公至自伐齊注杜

無取邾田自鄆水注杜取邾田以鄆水為界也鄆水出東合鄉注季孫宿

如晉蔡曹成公注杜無注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

侯環卒注杜世子光三注與魯同盟注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注杜

詳錄所至及注逐者善得禮注八月丙辰仲孫蔑卒注杜無注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

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注杜無注城西部注杜魯西注叔孫豹

會魯士匄于柯注杜魏郡內黃縣注城武城注杜泰山南注安錢大昉云南

宋齊隋志皆作南城晉書列傳中亦無武字唯志有之係誤行杜注哀十

四年傳作南城劉昭注續漢志引注文亦是南城此武守後人誤加也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注杜督揚即

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注杜伐魯在注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注杜正邾

左傳輯釋 卷之十五 廿二



界也泗水名

取邾田自澗水歸之于我

註杜邾田在澗水北今更以邾為界故曰取邾田

晉侯先

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

註杜

六卿賜之三命之服

軍尉司馬司空

輿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

註杜

如鞶戰還之賜唯無先路

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

先吳壽夢之鼎

註杜

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為束四馬為乘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

荀偃瘕疽生瘍於頭

註杜

瘕疽惡創

正義說文云瘕瘕病也疽癰也癰腫也瘍頭創也焦循云素問奇病

論有脾瘕瘕瘕王冰注云瘕熱也極熱為之也倉公診齊王大后病曰風瘕客脾又云脉大而躁瘕者中有熱而溺赤診齊章武里曹山踣病云肺消瘕也又云臣意切其脉肺氣熱也此亦以瘕為熱風瘕即風熱也肺消瘕即肺消熱也此傳云瘕疽生瘍於頭瘕言其熱疽言其腫始而發熱既而頭腫遂生此瘍瘕瘕焦解瘕為熱是也餘正義得之

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

歸者皆及士旬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

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

註杜

士旬中軍佐故問後也鄭甥荀吳其母鄭女

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

註杜

大夫

藥懷子曰其為未卒事

註杜

口噤宣子盥而撫

於齊故也乎

註杜

懷子安

衡索也乎猶言矣乎焉爾乎心謂是而疑未決矣下無乎字謂也與邪通遂以此乎字為衍夫也字有時為問辭然亦心謂是而問之與邪字怪而問之自別此句所重在也字但以荀偃既死不敢實言故又言乎以疑之御覽及袁譚傳注無乎字者特取所重故不言乎非有異文也

有如河乃瞑受令

註杜

嗣續

宣子出口吾淺之為丈夫也

註杜

自恨

待安衡索此當言吾為淺丈夫也欲奇句法故言淺之為丈夫也凡倒用字句者人註加之字於所倒之字下如謂此也作此之謂也人皆習見不怪焉唯此及戴記大學篇小人之使治國家以字句差長人或不愧句法與此之謂也同故特詳之

晉欒魋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季武子如晉拜師

註杜

謝討

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

註杜

代荀偃

賦

黍苗

註杜

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也喻晉君憂勞魯國猶召伯

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

註杜

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

豈唯敝邑賦六月

註杜

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

季武子以所得

左傳傳釋

卷之十五

十三

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註杜林鐘律名鑄鐘聲臧武仲謂季

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註杜天子銘德不銘功陸祭云令猶令龜之

杜言銘而不言令則以令為命矣銘名也諸侯言時計功註杜舉得時動有

大夫稱伐註杜銘其功今稱伐則下等也註杜從夫計功則借人也

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註杜彝常也謂鐘鼎銘其功烈以示

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

之小國幸於大國註杜以勝大國為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註杜

為城武城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駸聲姬生光以為大

子註杜兄子曰姪顏駸皆二姬母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

諸子諸妾姓子註安陸祭云管子云中婦諸子房玄齡注謂諸子內官之號是

許子爾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註杜廢立嫡之常間諸侯難註杜事難

廢之是專黜諸侯註杜謂光已有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註安

衡案是以下十二字一氣讀黜下也言光以天子列諸侯之會今齊侯廢之而不

謀之諸侯是專黜下諸侯而以難成之事犯廢常之不祥也杜以諸侯為光不知此

皆覆前文不唯害義又礙於文矣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

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

之光殺戎子註杜終言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註杜無黜刑雖有刑不

齊侯疾病中之事註云終言之非也在朝市註杜謂犯死刑者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註杜經書七月辛

赴莊公即位註杜大子光也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

左傳釋經

卷之十五

廿

廿

衛奔高唐以叛

註杜

光謂衛教公易已高唐在祝柯縣西北

晉士句侵齊及穀聞喪而

還禮也

註杜

禮之常不

於四月丁未

註杜

於此年

鄭公孫董卒赴於

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

註杜

十四年晉伐秦子

之濟

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註杜

大路天子

總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

正義釋例賜魯穆叔鄭子轅當是鞞路若木路傳稱列國也鞞路木路路之甲者亦稱大路者以受王殊賜皆舉其總名也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

其室

註杜

灑藍齊地

衛紫室貨財采邑也

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

註杜

解

經不言崔杼殺而為國討文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

註杜

國人患之乃討西宮

之難

註杜

十年尉止等作難西

與純門之師

註杜

前年子孔召

子孔當

罪

註安

衛案子孔自當其罪而不辭

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

註杜

甲辰

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

也

註杜

亦以國討為文

註安

衛案崔杼兼高厚室子展子西分

子然子孔宋子之子

也

註杜

子然子革父

士子孔圭嬀之子也

註杜

宋子圭嬀皆鄭穆公

圭嬀之

班亞宋子而相親也

註杜

亞次

二子孔亦相親也

註安

衛案二本或作

宋傳之四年子然卒

註杜

鄭傳四年簡之元年士子孔卒

註杜

魯襄八年

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

註杜

司徒孔與二父相親故相助其子

三室如一

註杜

言同

故及於難

註杜

故二子并及難

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

註杜

子革即鄭丹

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註杜

簡公猶幼故

齊慶封

圍高唐弗克

註杜

風沙衛以

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

之乃下

註杜

衛下與

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

註杜

齊侯以衛告

欲生之也衛志於戰死故

註安

正義杜於此注皆用賈逵之說服虔引彭仲博云齊不願齊侯之揖而還登城欲誅衛呼而下與之言因可取之無為揖之復令登

城仲博以為齊侯歸衛衛而下云問守備焉問衛之守高唐者衛無恩信故守者以無備告齊侯善其言故揖之乃命士卒登城服虔謂此說近之衛案乃下乃登前

後相呼乃下衛下則乃登亦衛登可知矣杜注是也但杜云揖而禮之欲生之則失之凡古人使人進及與人別皆揖之齊侯揖衛者與之訣別耳傳記之者以見衛雖寺人頗有膽略所以能縱權於一時而終以高唐叛也

納師

杜注因其會食二子齊大夫

安

正義二子因其無備先往城上乃從城上縣繩納師衛案衛既以無備告齊侯聞齊師將傳城欲使高唐人盡力為盛膳食之會字句殖綽工僕時在城中欲納齊師恐衛疑之因亦會食至夜乃縣繩納齊師也如注疏以會為因會食加因字其義始通且如其說夜字當在食字上今在會下是食與並異時安得言因其無備哉倅頤煇轉傳為舖食字斷句則殖綽工僕為高唐人矣殖綽既見十八年傳無為標其居也其說尤謬

衛子軍城西郭懼齊也杜注前年與晉伐齊又鑄其器為鐘故懼齊及晉平盟于大隧

賦載馳之四章杜注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安穆叔見叔向

曰盱敢不承命杜注叔向度齊未肯以盟服故許救魯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

不懼乃城武城衛石共子卒

成子曰是謂蹙其本

必不有其宗杜注為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杜注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秋公至自會

履出奔楚杜注變母弟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杜注稱弟明無罪也叔老如齊冬

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杜注無傳季孫宿如宋

二十二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杜注齊與邾人

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杜注驟數也謂十五年秋孟莊子伐邾以

報之杜注既盟而又伐之非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杜注背楚蔡人殺之公子

然杜注就本而釋之其義差優

苦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

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

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齊與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

報之既盟而又伐之非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背楚蔡人殺之公子

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註杜與兄同謀故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

註杜二慶陳卿恐黃偏奪其政

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

註杜同欲楚人以為討

註杜陳討黃

公子黃出奔楚

註杜奔楚自理

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

踐土之盟

註杜先君文侯父莊侯甲午也踐土盟在僖二十八年

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

能行而卒

註杜宣十七年文侯卒

楚人使蔡無常

註杜徵發無準

公子燮求從先

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

也

註杜罪其遠衆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

註杜稱弟罪陳侯及二慶

公子黃將出

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

天也

註杜為二十三年陳殺二慶傳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註杜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

冬季武

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註杜向戌聘在十五年

褚師段逆之以受享

註杜段共公子子石也逆以入國受享禮

賦常棣之七章以卒

註杜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令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節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

註安

王引之云杜解以卒二字未安竊謂以猶與也卒卒章也言賦常棣之七章與卒章也卒下無章字者蒙上而省衡案卒終也賦常棣之七章以終其篇也言

并賦

宋人重賄之

註安衡案賄贈賄也

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

魚麗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

註安

衡案人臣之義歸美於君故杜解為聘宋得其時言聘得其時故宋人重賄之乃上句物其有矣是

公賦南山有臺

註杜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為國光輝

註安衡案季孫歸美

於君故公賦此以答之言季孫有君子之德故宋人重賄之以為魯國光輝

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註杜去所辟康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

註杜悼子甯惠子

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

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

註杜掩惡名

若能

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

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註杜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間在來奔

註杜二邑

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而北有顯間

註安

惠棟云十三州記曰山陽南平陽縣有間丘鄉伍氏從征記曰杜氏

謂顯閭也今案漆鄉在縣東北漆鄉東北十里有丘鄉顯閭非也馬宗璉云郡國志山陽南平陽有閭丘亭鄒元與元凱皆誤以顯閭亭為閭丘可以續漢志證之

夏公至自晉註杜無傳秋晉欒盈出奔楚註杜盈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稱名罪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註杜無傳安衡案頻月食說見於二十四年曹伯來朝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註杜商任地闕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註杜謝十八年伐齊之師濼水之田邾庶

其以漆間丘來奔註杜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註杜計公年不

姑姊蓋寡註安正義劉炫云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者二人註安為姑姊妹也而不知此姑姊是襄公父之姊止一人耳衡案父之女昆

弟我謂之姑其年長於我則謂之姑姊少於我則謂之姊妹何以知之劉所引十二年傳文答王求后諸侯之辭曰若姑姊妹若是我父之姊其年必長恐不得以此為答

辭故知謂姑而長於已者為姑姊謂少於已者為姊妹也且姊妹女兄弟之稱以伯父叔父例之稱姑之少長於父者當稱伯姑叔姑不得謂之姊妹如舊說姑據子稱

之姊妹據父稱之名不正則言不順聖人豈立此支離之名以惑人聽哉宣覽至此三十九年晚年生女或尚容未嫁杜以為寡婦亦未必然

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日子盍詰盜註杜詰治也皆有賜

武仲曰不可詰也紇亦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

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日子召外盜而

大禮焉何以止吾盜註杜吾謂國中子為正卿註杜衡案正政通政卿謂卿為政者而來

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

而與之邑註杜使食漆安陸祭云謂與之魯邑耳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

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註杜給其職役從早至安

釋文凡八等之人謂阜輿隸僚僕臺圉牧也衡案見昭七年傳

其小者衣裳劔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

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臺以待人軌度其信

可明徵也註杜徵驗安正義劉炫云軌法也行依法度而言有信也衡案洒濯

為有軌則法度必信不違人見之皆可明白徵驗也

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

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杜

逸書也茲此也謂行此釋茲在茲杜釋除也謂欲有所消除於

名言茲在茲杜皆當令可施於此允出茲在茲杜信允

也信出於此安衡案二十三年傳孔子論臧武仲曰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

則善亦在此安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施也則四句八茲字上茲指事下茲

指身念茲欲為此事也釋茲舍此事而不為也名言茲杜注惟帝念功杜帝言

念功則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杜言非但意念

已誠安衡案由用也用已專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至安一謂不三三其德齊侯使慶佐為大夫杜慶佐崔復討公

杜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杜

三子齊公族言莊公斤逐親戚安釋文殺之申志反又如字盧文昭云弑殺不成

以成崔慶之勢終有弑殺之禍安文當本是見殺而後人注弑字於殺字旁傳寫

者誤以改見為弑也釋文殺申志反陳樹華以釋文為或夏楚子庚卒楚子

使蓬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杜叔豫叔叔豫曰國多寵而

王弱杜弱政教微而貴臣強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

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杜繭綿安衡案闕楚子使醫視之復曰

瘠則甚矣杜瘠瘦而血氣未動杜言無乃使子南為令尹杜子南

公子追舒也為二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杜桓子欒厲范鞅以

其亡也怨欒氏杜十四年欒厲強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

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杜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幾亡室

矣杜言亂安衡案言貨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翹諸宣子曰盈

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杜桓主欒厲曰吾父逐鞅也

不怒而以寵報之杜謂宣子不為厲責怒又與吾同官而專之杜

同為公族大夫而鞅專其權勢

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

廿九

從之矣杜言宣子專政盈欲以死作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

為之徵杜證其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

子為下卿杜下軍佐宣子使城著而逐逐之杜著晉邑在外易逐秋縶盈

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邠豫董叔邠師申書羊

舌虎叔罷杜十子皆晉大夫縶盈之囚伯華叔向籍偃杜籍偃上軍司馬人

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杜譏其受囚不能去安陸祭云譏其知不

去也衡案觀與其死亡若何之言杜言雖囚何則或譏其受囚不能去杜注是也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杜言雖囚何

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杜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亦知也安陸

云今小雅無此詩孔陸皆以采菽卒章當之然彼詩乃云優哉游哉亦是矣

矣且其通篇盛言君子來朝之美亦非衰世之作蓋叔向所稱自是逸詩耳樂王

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杜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其人皆

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杜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室老聞之

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杜其言皆得行求救吾子吾子不許杜謂

之何也杜衡案祁奚既老在家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

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

四國順之杜詩大雅言德行安阮元云禮記緇衣引詩作措德行鄭注云措

讎內舉不失親直也杜亦訓覺為直夫子覺者也杜覺較然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

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杜言叔向篤親於是祁奚老矣杜

老去公安衡案祁奚以三年老其子午代之為中軍尉十六年傳祁奚韓襄縶盈

族大夫註士鞅為公族大夫注云祁奚去中軍尉為公族大夫時為中軍尉者乃

祁午非奚故予以祁奚為祁午之訛而此注云老去公族大夫乃亦以十六年為公族

大夫者為祁奚矣豈十六年為公族大夫者實祁奚而杜偶忘三年午伐父為中軍

尉以注之乎抑十六年為公族大夫者乃祁午而杜錯記為奚以注此傳而後人據

此注改十六年傳祁午為祁奚乎二者必有一誤矣然求之情理三年祁奚請老而

悼公許之意其年既高矣而十六年又命為公族大夫悼公賢君其待賢臣恐不

當如此而祁奚亦豈甘就之哉以此推之十六年為公族大夫者恐是祁午而此注



云去公族大夫者，蓋杜偶然之失耳。聞之，乘駟而見宣子。安衡案：乘駟者，老在其邑也。曰：詩曰：惠我

無疆，子孫保之。杜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曰：聖有暮勲，明徵

定保。杜注：逸書，暮謀也。勲，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

有焉。杜注：謀，鮮過也。有，蕃勲也。惠，訓不倦也。惠我無疆也。社稷之

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杜注：壹，以第故。以棄社

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杜注：罪廢其子。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

無怨色。杜注：大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恨心，言不怨，姑大德。管蔡為戮，周公

右王。杜注：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

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杜注：共載入。安衡案：祁奚

以朝故，不見叔向而歸。杜注：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杜注：不使見。其子皆

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杜注：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彼美余懼

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杜注：敝，衰壞也。龍，蛇喻奇怪。國多大寵。杜注：六卿專權，不

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

欒懷子驥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

杜注：劫掠財物。安衡案：欒盈出奔楚，其下盡序國中及其難者已畢，乃序國外之事，故至此始又言欒盈之事，遂與欒盈出奔楚相接。若又有出奔楚三字，是床下置床也。候人正義引此直云欒盈過於周，不知其何以過周，所引文意不明，故并引上文欒盈出奔楚，又改秋為晉，要不過使人易解，非有異文也。石經奔楚二字，亦采候人正義而妄增之耳。後

人見其遺出字，又旁加之。阮辭於行人。杜注：王行人也。曰：天子陪臣盈。杜注：諸

之臣稱於子，曰陪臣。得罪於王之守臣。杜注：命故曰守臣。安衡案：武云守臣，謂晉侯

其土之守臣，某是也。衛案：傳記其事，所由起耳。至其逐之，必以晉侯之命為辭，故云得罪於王之守臣。杜誤會傳意，為范宣子逐之，失之遠。將逃罪

罪重於郊甸。杜注：重得罪於郊甸，謂為郊甸所侵掠也。郭外曰郊，郊外曰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杜注：杜

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杜注：杜

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杜注：杜

也。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註：輸，力謂輔相晉國，以翼戴天子。其子

鷹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註：杜

大君謂天王。註：鷹，鷹也。若棄書之力而思鷹之罪，臣戮餘也。註：杜

君命焉。註：杜將歸死於尉氏。註：尉氏，尉氏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

君命焉。註：杜無所隱。註：安衡案詳考一段文意，無王允晉逐盈之事，上文云其子鷹不能

掠之是效尤。註：安保任其父之勞，又云若棄書之力而思鷹之罪，臣戮餘也。盈鷹

之子也，不當無故而顯揚其父之非，今據此二文而考之，蓋鷹嘗暴周地，周人憎之

以此為辭，以掠盈財，故云思鷹之罪，而王亦以尤而效之為非也。傳無鷹暴周地之

事者，蓋其事小不足載也。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侯出諸轅轅。註：杜

會朝禮之經也。註：安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

身之守也。註：杜急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註：杜政須禮

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及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

之勇也，余何獲焉。註：杜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

也。註：杜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為子用也。註：安衡案樂王鮒之言是也，宣子不聽而不能再陳之，齊

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為雄，誰敢

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註：杜殖綽郭最，故自比於雞鬪勝而

鳴。莊公為勇爵。註：杜設爵位以命勇士。註：安殖綽郭最，故自比於雞鬪勝而

欲與焉。註：杜自以州綽曰：東門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

數。註：杜識門板數亦為勇。註：安釋文枚本亦作版，正義十八年傳云以枚數門，枚謂馬楬

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

物猶云一枚二枚也。衛紫說詳於十八年傳。

為隸新

杜註言但為僕隸尚新耳

安註

衡案言已為隸尚新故未能為齊建功耳

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

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杜註言常射得之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杜註無傳

夏四月秋七月辛

酉叔老卒

杜註無傳子叔齊子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杜註無傳

楚殺其大

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

杜註無傳

楚殺其大

夫公子追舒

杜註書名者寵近小人貪而多馬為國所患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

杜註公頻與晉侯外會今各將罷還魯之守卿遣武仲為公謝不敏故不書

正義服虔云武仲非卿故不書前年傳武仲為司寇後年出奔書於經此年不得云非卿也衡案昭四年傳杜洩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二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是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也未得以臧孫為司寇定為卿焉此時魯大夫見於經者季孫孟孫叔孫叔老則三卿外特置一卿此年叔老卒蓋武仲代為卿故明年書於經耳服說是也

雨過御叔

杜註御叔魯御

安註

衡案邑私邑故云倍其賦若是御邑大夫在邑乃其常傳不當言在其邑

御叔在其邑將飲酒

杜註御叔魯御

安註

衡案邑私邑故云倍其賦若是御邑大夫在邑乃其常傳不當言在其邑

曰焉用聖人

杜註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

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

以聖為

安註

衡案言不知天將雨而困於泥路不若

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

而傲使人

杜註

言御叔不往使四友

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杜註

古者家其國邑故以重賦為罰傳言穆叔能用教

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

杜註

言朝執事

杜註

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

杜註

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

杜註

晉是以有戲之役

杜註

在九年

楚人猶競

杜註

衡案競強也

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

杜註

在十年

謂我敝邑邇

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矯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

杜註

在十年

謂我敝邑邇

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

杜註

晉鄭同姓故

而何敢差池

齊

杜註

差池不一

杜註

左傳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廿三

實朝言觀釁飾辭也言欲往視楚知可去否

左傳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廿三

實朝言觀釁飾辭也言欲往視楚知可去否

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杜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

遂帥羣臣隨于執。杜宗廟禮樂之屬，器鐘磬之屬。

事以會歲終。杜正朝，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杜石孟，齊召南云：石孟與良賈以十一年如楚，為楚所執，傳在會蕭魚之前。至十三年冬，楚人始歸良賈于鄭，石孟之計也。此傳言歸而討之，似蕭魚會後鄭即朝晉。十二年春，歸國即討于侯石孟。石孟似又是一人，非石孟也。必以石孟實石孟，則所謂子侯者，又何人也。衛齊說，是也。傳不載鄭伯會晉於歲終，及殺子侯石孟者，以其事無足耳。

淇梁之明年。杜淇梁在十六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杜見於嘗酎。杜酒之新熟，重者為酎。與執燔焉。杜祭助，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杜謂二十年。四月又朝以聽事期。杜先澶淵二

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寵病不虞荐至。杜荐，仍也。無日不惕，豈敢忘職。杜惕，懼也。大國若

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杜言自將往，不須來召。若不恤其患，而以

為口實。杜口實，但有安也。正義，但有微責之言，實出於口也。服虔云：實謂譴讓

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杜翦，削也。謂見剝削，不堪命，則成仇讎。安，衛索詩召南

傳，剪去也。蓋翦斷也。故引。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圍之。杜傳言子產有解所，以免大國之討。安，衛索委屬也。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

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杜受，錮欒氏之命。今納欒氏將安用

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

弗能久矣。杜為二十五年齊。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杜段，子石。而使黜官薄祭。杜黜官，無職，是讀官。如字，未是。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杜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安，用特羊避士禮

衡案：前漢食貨志注，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則采地亦可謂之官。此官謂采邑，下文祭以特羊，殷以少牢，申薄祭，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申黜官。杜云：無多受

職是讀官。如字，未是。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杜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安，用特羊避士禮

也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

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

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復錮欒氏也杜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慎法度戒未然 安衡案侯箋訓君此非其義也蓋亦斷章取義侯當訓美美度善法也 冬會于沙隨

將伐晉不可以不懼杜為明年齊伐晉傳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

祿而有馬數十乘杜言子南偏寵 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

棄疾為王御士杜御王車者 安王引之云御侍也御士蓋侍從之臣若周官御僕御庶子之屬非謂御車者也傳二十四年傳

積叔桃子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杜彼注曰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是其證衡案御車者單稱御未有稱御士者二十四年疏云周禮無御士之官唯夏官大僕之屬有御僕十二人御士蓋謂侍御之士非官名也王說亦非 王疾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

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

居乎杜問能止事我否 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

竟杜罪之重 安衡案言已若洩命益重父刑故不為也 王遂殺子南於朝輟觀起於四

竟杜輟車裂 安衡案徇之四竟 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杜欲

命取杜 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杜不欲犯 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

安衡案君臣有禮者言已不敢犯禮移父尸唯二三子者言其臣則遠不敢禁移父尸亦不敢許之唯其所為故曰唯二三子三日請尸者周禮掌戮曰凡殺人

者肆之三日是三日以外則棄之故三日乃請之也 既葬其徒曰行乎杜行去也 曰吾與殺吾父

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杜於事是讎於實是君故雖

謂讎而不 遂縊而死杜傳讎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 復使遠子馮為令尹公

子齮為司馬屈建為莫敖杜屈建子木也 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

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杜申叔

辟遠子不欲與語 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杜遠子就申叔家見之 曰子三困我於朝

左傳傳釋

卷之十五

廿五

吾懼不敢不見吾過于姑告我何敢告子杜言恐與子并罪曰何

故對曰昔觀起有寵于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

御而歸不能當道杜意不在御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

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杜已死復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杜夫子謂申叔也如夫

不然請止杜相知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杜辭遣十二

月鄭游取將如晉杜游取公衛索取本或从日作取如或作歸杜皆非今從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未出

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杜舍止其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

以其妻行杜十一月無丁巳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杜良游取子大叔取象

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杜子明有罪

求亡妻者使游氏勿怨杜鄭國不討專殺之人所曰無昭

惡也杜交怨則父之不脩益明也左傳輯釋卷十五終

而良又不賢故

子謂以義匡已

遠子惶懼

白骨更肉

衛索取本或从日作取如或作歸

皆非今從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

舍止其邑

鄭國不討專殺之人所

以抑強扶弱臨時之宜

石川  
鴻齋  
訓點

左傳輯釋

十二

134  
21  
268

東 京 圖 書 館			
二 冊	二 號	六 九 架	一 三 四 函
			和書門 傳書類

左傳輯釋卷十六

日南 安井衡 著

襄公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杜無三月己巳祀

伯句卒杜盟夏邾界我來奔杜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

劉炫規過云杜此注云庶其之黨庶其奔魯三年若是其黨邾人即應討之何因至今始奔庶其以邑奔魯魯人還以賜之界我不得彼邑竊邑之狀復何在焉釋例又

曰小國之鄉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不書之邾界我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知其命制者少也如彼所說又以界我是邾何為而說自相矛盾乎

衡案界我來奔傳不言其故則其何以來奔今不可得而知但為庶其之黨則斷非經言二十一年傳云庶其非邾也何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若是庶其之黨則斷非

不貴於庶其則亦非邾也今經不言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若是庶其之黨則斷非并書其黨春秋所書將有不勝書者焉劉炫引釋例而規之是也界石經宋本作界

阮元謂釋文界必利反界在五支界在六脂以葬杞孝公杜無陳殺其

大夫慶虎及慶寅杜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



陳杜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安衛案傳云楚人納公子黃唯此似與成十八年

國入殺二慶而楚得納之是國人好黃而惡二慶也既好黃而惡二慶則有國逆之

正以釋國人之好之則雖諸侯納晉樂盈復入于晉杜以惡入入于曲沃

之亦從國逆之例書歸之義耳安衛案晉以封境言正其以惡入之罪故先

於文當然盈帥曲沃沃之甲以盡入絳晉人雖愚秋齊侯伐衛遂伐晉杜兩

豈待敗後奔曲沃而後始知其入于曲沃哉杜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

遂杜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杜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

東有雍城己卯仲孫速卒杜孟莊子也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杜書

者阿順季氏為之廢長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杜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

文少以取奔亡罪之杜禮為鄰國闕杜禮諸侯絕期故安服虔云鄰

不徹樂非禮也杜也杜禮為鄰國闕杜禮諸侯絕期故安服虔云鄰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杜悼夫人晉平公姊妹平公

慶於楚楚人召之杜楚二慶虎及寅也二十年二慶潛黃黃奔

殺之杜慶樂二慶之族二慶慶氏以陳叛杜因陳侯在楚而叛夏屈建

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杜治城以距君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

其長杜慶氏忿其板隊遂殺築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

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杜肆放故書曰惟命不予常杜周書康誥

存無義安衛案二慶譖黃陳人殺二慶而黃歸於陳是陳人惡二慶而善黃故楚雖

則亡杜納之經以國逆為文傳云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言陳不殺二慶

楚人雖欲納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

其士杜藩車之有障蔽者安衛案晉嫁女於同姓齊納諸曲沃杜欒盈

安傳源云曲沃晉祖廟所在蓋諸卿分掌公邑而此邑屬欒氏注以為欒盈邑案

傳說似矣然下文范氏駁魏氏以曲沃若直分掌之不得言賂焉蓋曲沃初與翼並

沃非晉宗廟所在也

杜沃晉午守曲沃大夫

對曰不可天之所

廢誰能與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

杜集成也

盈曰雖

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

杜子言我雖不為天所祐無天咎故可因

安陸祭云言雖事不集而死實我

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

杜晉午匿盈而飲其衆

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

杜孺子

對曰得主而為之死

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

拜之

杜謝衆之思已

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

杜獻子魏絳之父

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

杜獻子魏絳之父

獻子私焉故因

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

杜成八年莊姬譖之欒卻為徵

韓趙方睦

杜韓起護趙武故和睦

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

杜十四年晉伐秦欒盈黨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

而固與范氏和親

杜范宣子佐中行偃於中軍

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

知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

程鄭嬖於公

杜鄭亦荀

唯魏子及七輿

大夫與之

杜七輿官名

安正義服虔云下軍與

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

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

桓子樂王鮒

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

利權又執民柄

杜賞罰為民柄

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

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

杜夫人有

王鮒使

宣子墨縗冒經

杜晉自殺戰還遂常墨縗

安釋文冒經以經冒其首也一曰縗冒經三者皆墨之衡案經不可冒宣子

偽婦人故以衣冒其首耳後說得之

二婦人輦以如公

杜恐欒氏有內應距之故為婦人服而入

奉公以

如固宮

杜固宮宮之有墓觀備守者

范鞅逆魏舒

杜用主鮒計欲強取之

則成列既乘

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

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駟乘持帶

杜駟乘必持帶備階隊

遂超乘

杜二三子

使鞅逆吾子鞅請駟乘持帶

杜駟乘必持帶備階隊

遂超乘

右撫劍左援帶註杜劫命驅之出僕請註杜請所鞅曰

之公宣子逆諸階註杜逆獻執其手賂之以曲沃註杜恐不與初斐

豹隸也著於丹書註杜蓋犯罪沒為官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

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

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註杜言不負要乃出豹而閉之註杜閉著

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註杜隱短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

氏之徒在臺後註杜公臺欒氏乘公門註杜乘登宣子謂鞅曰矢及

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註杜用劍短兵接欒氏退攝車從之

宜子安陸祭云說文攝引持也言引車逐之衡案攝整頓也當遇欒樂

族曰樂勉之死將訟女於天註杜言雖死猶樂射之不中又注註杜屬

矢於則乘槐本而覆註杜欒樂車轆安衡案傳言而覆則隻輪乘槐根也若

或誤機今從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註安衡案戟有兩枝一句而欒魴傷

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註杜勸欒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

揮召揚為右註杜先驅前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

註杜申驅次前軍傅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註杜公御貳廣上之登

御邢公盧蒲癸為右註杜貳廣公啓宰成御襄罷師狼遽疏為右

註杜左翼安正義左翼曰啓右翼曰肱賈逵以為此言或當有成文也說文云肱

使之先行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服虔引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啓乘車大晨

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音相似如服言古人名重為啓者衡案啓開也開斥在旁

也豈右翼並中堅故名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註杜右翼大殿商

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註杜大殿燭庸之越駟乘註杜四人共乘

具載此言莊公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

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

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

崔武子

杜文子陳桓之孫須無武子崔杼也

安陸榮云史記世家須無是完曾孫此云孫蓋傳寫脫之

曰將如君

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

君於何有

杜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弑之以說晉

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

杜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不得其死過君以義

猶自抑也况以惡乎

杜自抑損

齊侯遂伐晉取朝歌

杜朝歌今屬汲郡

衛南渡河而晉伐狄取之

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

杜二隊分兵爲二部孟門晉隘道大行山在

河內

張武軍於熒庭

杜張武軍謂築壘

正義張設築作之具服虔

城縣東南七十五里有熒庭城水經注紫谷水西逕熒庭城南衛索齊侯之還在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之前則其在晉地暫耳恐無築壘壁之暇且傳云張而不言築

正義云張設築作之具服虔

封少水

杜封晉尸於少水以爲京觀

以報平陰之役乃還

杜平陰役在十八年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

杜趙勝趙簡之子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晏釐齊大夫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杜救盟主故曰禮季武子無適

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

杜公彌公鉏悼子統也

訪於申豐曰彌與紇

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

杜申豐季氏屬大夫

安衛案豐蓋季氏宰若屬大夫亦註是公臣季氏立少何必爲行

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救車

而行

杜其然猶註必爾

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

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

杜爲上

既獻

杜已獻

臧孫

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

杜酒樽既新復絜潔之

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

及旅而召公鉏

杜獻酬禮畢而通行爲旅

使與之齒

杜使從廢子之禮列在

悼子

安衛案之字指衆主人與旅者之下

季孫失色

杜恐公鉏不從

季氏以公

鉏爲馬正

杜馬正家司馬

愠而不出

安衛案詩毛傳論語鄭注及說文解字皆訓愠爲怒後皆譌爲怒故宋以下

諸儒遂訓愠為怒非古義也 閔子馬見之杜闕子馬 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

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惠無所杜所位 安衡案門猶家也必言門

福之至無前定之家杜言廢置在父 敬共父命何常之有杜言廢置在父 若能孝敬富

人召則應之而至杜則可富 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杜禍甚於 公

倍季氏可也杜則可富 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杜出季氏家

往盡舍旃杜之具 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杜出季氏家

孟孫惡臧孫杜不相 季孫愛之杜愛其成 孟氏之御駟豐黠好

錫也杜錫孟莊子之庶子孺 曰從余言必為孟孫杜為孟 再三云錫

從之孟莊子疾豐黠謂公鉏苟立錫請餽臧氏杜使孟氏與公

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杜固自 若錫立則季氏信有

力於臧氏矣杜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力今 弗應已卯孟

孫卒公鉏奉錫立于戶側杜戶側 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

公鉏曰錫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

杜季孫廢錫立統云欲 且夫子之命也杜遂誣 遂立錫秩奔邾臧

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

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杜常志相順 孟孫之

惡我藥石也杜常志相為疾猶 安正義治病藥分用石本草所云鍾乳

石也戰國策曰扁鵲怒而投其石高誘曰石杜藥石之類多矣惠棟云服虔曰石

療也藥石謂療疾之石專指一物言之非分石與藥為一物故下文云美疢不如惡

石又云石猶生我也三十一年傳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家語正論篇同王肅云藥療

也大雅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藥作療莊子天地篇曰有虞氏之藥瘍也荀子富

國篇曰不足以藥傷補敗藥字並與療同義藥石猶療石耳衡案石以彈癰腫痛殆

難忍故以喻孟孫惡已若為鍾乳礬磁之類飲之不覺痛苦與惡我不相應服說

也王以藥石為療疾之石即服義也 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杜愈已 疢之美

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杜安衡案臧武仲知以公鉏立錫 孟氏

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

杜欲為公鉏

季孫不

信臧孫聞之戒

杜戒為備也

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

杜辟穿也

於臧氏借臧孫使正夫助之

杜正夫遂正

安正義七年傳稱叔仲昭伯為遂正

夫遂正所主知此正夫是遂正也遂正當屬司徒臧氏為司徒而借之於臧氏者蓋當時臧氏兼主掌之衡案正夫蓋臧氏家臣主其私邑役夫者耳

除於

東門甲從已而視之

杜畏孟氏故從

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

臧氏

杜見其有甲故

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杜魯南城

初

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

杜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

安惠棟云樂記曰武王未及下東封帝

堯之後于祝鄭康成云祝或為鑄高誘曰鑄讀作祝古音通故或作鑄或作祝馬宗璉云汲郡古文云平王三年齊人滅祝是鑄國已為齊邑矣宣叔娶於鑄是娶於齊之鑄邑非國也衡案宣叔娶於鑄邑傳當舉婦家姓名不應直言娶於鑄又下文臧賈為出在鑄是猶有舅家可依以為國則可以為邑則其言大汎以此觀之此時鑄國未滅蓋齊雖滅之猶存其祝如紀季於鄒耳杜注是也

繼室以其姪

杜女子謂兒弟

穆姜之

杜女子謂兒弟

姨子也

杜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為姨昆弟

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

立為宣叔嗣

臧賈臧為出在鑄

杜還舅氏也

安濟召南云按十七年傳其學圍臧叔嗣於防聊叔梁紇臧疇臧賈帥甲

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是賈於紇為卿之後亦嘗還魯矣紇奔邾時賈又在鑄耳

大蔡焉

杜大蔡大龜

曰紇不佞失守宗祧

杜遠祖廟

敢告不弔

紇之罪不及不祀

杜言應

子以大蔡納請其可

杜請為

杜請為先人

不為天所弔恤

後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禍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

納請

杜賈使為請

遂自為也

杜為自臧孫如防

杜防臧孫邑

使來告曰

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

杜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

非敢私請

杜為其先人請也

苟

守先祀無廢二勳

杜二勳文仲宣叔

敢不辟邑

杜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為要君

乃立臧

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

杜謂陳其罪惡盟

臧孫曰

無辭

杜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已

安衡案廢長立少本是一家私事乃季孫不忌

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

惡臣

杜惡臣諸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

杜惡臣諸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

命殺適立庶安衛案首猶辭也言對所以標顯其罪也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

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杜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

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杜謂諸公與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李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

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杜干亦犯也安阮元云上傳盟東門氏釋文母音

異釋文是也衛案經注古本作母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杜孟椒

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杜自外犯君而入齊侯

還自晉不入杜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杜且于莒邑傷股

而退杜齊侯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杜壽舒莒地杞殖華還載

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杜且于莒大夫安釋文還杜音旋明日先遇

莒子於蒲侯氏杜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杜

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杜

杞梁杜即莒人行成杜勝大國益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杜

死妻行杜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杜若免於

罪猶有先人之救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杜婦人無外事杜

將為臧紇田杜與之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杜齊侯自道

對曰多則多矣安馬宗璉云周禮司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

穴於寢廟安正義一解鼠不敢穿寢廟墉以為穴者即畏人故也但寢則近

左傳卷之六

安正義一解鼠不敢穿寢廟墉以為穴者即畏人故也但寢則近

安正義一解鼠不敢穿寢廟墉以為穴者即畏人故也但寢則近

安正義一解鼠不敢穿寢廟墉以為穴者即畏人故也但寢則近

安正義一解鼠不敢穿寢廟墉以為穴者即畏人故也但寢則近

安正義一解鼠不敢穿寢廟墉以為穴者即畏人故也但寢則近

安正義一解鼠不敢穿寢廟墉以為穴者即畏人故也但寢則近

須穿壁始敢安處止為畏人故也計燕巢鼠穴自是其常假喻言之不可執此為難也慮士奇云廟日祭月祀朝聘饗燕皆行之於廟故鼠不穴王引之云此寢廟指人之寢室言之寢室為人所居故鼠不敢穴魏絳引虞人之箴曰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以不擾民居寢廟獸居茂草故曰各有攸處此寢廟亦謂人之所居非謂宗廟也衛察穴謂穴處之周禮春官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廟周加姜嫄之廟為八廟則每廟守之者七人先王最重宗廟此七人者當朝夕灑掃巡視廟安得穴處之哉正義以下皆暗於此義日祭月祀雖本於禮禮謂其物未必日祭五廟人死則處廟故襄四年傳寢廟並言非謂生人處廟也

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杜注起也杜注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杜注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此鼠欲使

難也有臧武仲之知杜注謂能辟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

順而施不怨也安衡案不順謂廢長立少不怨謂不推見廢者之心杜注夏書曰念茲在茲杜注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杜注賀克杜注仲孫羯帥師侵齊夏

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杜注齊崔杼帥師伐

莒大水杜注無傳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杜注無傳安沈彤云孔氏正義

為前月日食既而後月又食於推步之術必無是理蓋古書磨滅致有錯誤其說當矣而二事孰誤則未之次察極西湯若望古今交食考云魯春秋用周正七月乃夏正建寅之五月也今以法考之是月甲子日未正二刻定朔申初初刻零八分食甚實交周○宮○三度二十二分二十秒實踞度一十七分三十二秒因在黃道北減氣差一十六分一十二秒得視虛一分二十秒應見全食且本月徑大於日徑掩太陽邊周有奇經稱食既既與法密合由是觀之其誤在八月朔之食也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杜注無傳陳鍼宜

咎出奔楚杜注陳鍼子八世孫慶氏杜注無傳叔孫豹如京師大饑杜注無傳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

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

氏杜注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杜注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

氏杜注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杜注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



在商為豕韋氏

註杜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

在周為唐杜氏

註杜

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

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為范氏杜今京兆杜縣

安正義劉炫云案杜於昭元年注云唐人若劉累

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即如彼言則居唐之人非累之裔此注何云豕韋國於唐也又據何文知初封於唐後封於杜乎唐非豕韋之胤杜亦未必是後安知滅唐遷

於杜也賈逵注國語云武王封堯後為唐杜二國以為並時為國非滅唐封杜陸祭云唐杜二國者蓋同源而異派居大夏為成王所滅者唐也初居魯縣後奔晉為范

氏者杜也今合而為一誤矣顧炎武云竹書紀年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馬宗璉云杜以商之豕韋乃劉累之後既滅而復封無書足證滅唐封杜之

解本竹書紀年而誤紀年但言遷唐之民於杜亦未言封唐之後於杜也劉光伯規之善矣衡案此傳云在商為豕韋氏則雖無他書可證劉累之後至殷復封於豕韋

可知矣杜注是也其言豕韋國於唐則失之今案陶唐氏豕韋氏皆是一國則唐杜氏亦必一國蓋范氏之先邑於杜以其出於唐堯故號唐杜氏唐非國名也此傳及

昭元年二十九年傳皆無可疑者杜以唐為成王所滅遂生葛藤耳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

諸夏盟主范氏復為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會有之佐言已世為興家

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註杜立謂不廢絕安釋文既沒其言立今俗

元熙以前本則無於世二字阮元云禮記禮器正義引作其言立於後世疑即陸氏所謂俗本而增損之

大上有立德註杜其次有立功註杜其次有立言註杜

臧文仲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註杜周任

安正義釋宮云祧謂之門李巡曰祧廟門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

者不可謂不朽註杜傳善穆叔註杜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

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註杜寓寄

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

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註安衡案賄財也夫諸侯之賄聚

於公室則諸侯貳註杜貳離註杜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註杜賴恃

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註安衡案石經改刻註杜何沒沒也註杜

沒沒沈安王念孫云沒沒貪也故下句云將焉用賄晉語不沒為後也韋注曰沒沒之言註安貪也又不沒於利也注曰不貪利國家也秦策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

高注曰沒貪也史記貨殖傳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入賂遺也沒亦貪也重言之則曰沒沒矣釋文一音昧昧與昧同音昧亦貪也二十六年傳

曰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杜注味猶貪冒二十八傳曰不之於諸侯以逞其願漢書  
白奴傳贊昧利不願叙以苟昧權利顏注並曰昧貪也重言之則曰昧昧矣昧與沒  
古同聲而通用故史記趙世家味死以聞趙策作沒死衡案沒沈也心沈於利猶身  
沒水昧關也心為利關冒難妄行是其本義也其訓貪訓冒乃引伸之義也昧死以  
聞者心有所不忍  
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杜德須令名德國家

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

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杜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

只君子與詩合只助語辭樂只謂其心樂易其作言者蓋同聲假借但十一年傳昭  
十三年傳及此引詩杜皆解樂美則其本故作言故傳文從石經宋本岳本作言而存  
其義於疏中焉有令德也夫者言詩稱樂只君子為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  
邦家之基者以其有令德也夫下有令名也夫放此

令名也夫杜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

貳爾心武王有令名杜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

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杜無寧

生乎杜浚取也言取

焚其身賄也杜焚斃

者衡案服以焚為償假借是也象若焚死牙亦必傷於火今觀象牙  
未見有火傷之痕者偶有焚死者亦不得言有齒以焚其身陸說非  
宣子說乃

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誓首宣子

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杜介因也大

寡君是以請罪焉杜請得罪

經請焉二字刻缺不重請字脫文也而各本仍其誤宋本於作施是也施陳猶言如  
兵於陳衡案上請如字下請猶問也請晉侯問得罪於陳也若不重請字文義不圓  
釋文本是也問得罪於陳即加

敢不替首杜為明年鄭

孟孝伯侵齊晉

故也杜前年齊伐晉

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杜舟師

不設賞杜魯為晉報侵

無功而還杜舒鳩起本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

楚子使遠啓彊如齊聘且請期杜請會

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杜社祭

因閱數軍器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杜藏

上專員譯

也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

秋齊侯聞將有晉師

杜夷儀之師

使陳無宇從遠啓疆

如楚辭且乞師

杜辭有晉師未得相見

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杜

介根莒邑今城陽縣臨沂縣東北計基城是也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言無信也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杜

晉合諸侯以報前年見伐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

杜以齊無宇乞師故也

諸侯還救鄭

杜夷儀諸侯

晉侯使張駘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

杜欲

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

鄭人卜宛射犬吉

杜射犬鄭公孫

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

人不可與也

杜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卑下之大叔游吉

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

杜言

已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

杜

部婁小阜松柏大木踰小國異於大國

安

阮元云說文附字注云附婁小土山也引傳作附婁無松柏蓋古字通北宋刻釋文婁本或作婁應劭風俗通義李注文選魏都賦引並作培塿周伯奇六書正誤云俗

用培塿非也衡案言小國之人位祿皆微彼必輕侮之

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

杜

二子張駘躒

安

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

杜

廣車兵車

已皆乘乘車

杜

乘車安車

安衡案已本或作已非杜云安車亦謂乘車非安車蒲輪之安車也

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

而鼓琴

杜轉衣裝

安釋文轉張戀反一音張戀反傅遜云轉字從車與衣裝何

橫木踞之可以鼓琴且下文云取曹於囊而曹則囊固為衣裝矣又何衣裝之有也阮元云杜意謂轉即縛之假借字也二十五年傳申鮮虞以帷縛其妻縛直轉反即

衣裝之義也衡案周禮地官羽人十羽為審百羽為搏十搏為縛注縛羽數東名也轉縛皆以專為聲聲同則義通故杜轉轉為縛然則縛包束衣物之名疏以為囊與

注微異明人不知古人假借之例傳以轉字從車謂與衣裝不相涉遂破轉為軫不知軫輿下四邊橫木其廣蓋不過五六寸訓踞為坐其物太狹不可言坐以為友金

左右有轡前軫後一尺有軾而前臨馬尾不可反企其可反企者唯後軫然車廣六尺六寸而琴長三尺六寸二人相並反企於後軫琴首尾相礙不可得而彈若相面

各垂其片足亦不得言踞杜注為長

近不告而馳之

杜

射犬恨故近敵不告而馳

皆取曹於囊而

曹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

杜

禽獲

弗待而出

杜

射犬又不待二子

皆超乘抽弓而射

杜

安衡案弓插於

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

乘兄弟也

杜

言同乘義

胡再不謀

杜

謂不告而馳

對曰曩者志

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杜

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

楚子自

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杜

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

楚子自

棘澤還使遠啓彊帥師送陳無宇

杜傳言齊楚固相結也

吳人為楚舟師

之役故

杜注在此年夏舒鳩人叛楚

杜注舒鳩楚屬國舒鳩與共伐楚楚子師

于荒浦

杜注荒浦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

杜注二子楚大夫舒鳩子

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選子曰不

可

杜注子馮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

民以待其卒

杜注卒終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

乃還

杜注彼無辭我有功為明年楚滅舒鳩傳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言宜咎所稱名

齊人城郊

杜注郊王城也於是穀雜鬪毀王宮齊穆叔如周聘

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杜注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為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

軍

杜注代藥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

階何由

杜注問自降下之道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

杜注然明然明日

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

杜注階猶下道也

久而已又何問焉

杜注言易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

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杜注言鄭本小人為明年程鄭卒張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

弑其君光

杜注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故書臣罪崔杼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

舍之帥師入陳

杜注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之無譏釋例詳之

杜注安衛案十九年傳云立子產為卿此不書者蓋為副將

鄭人不以告焉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杜注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

疾衛案重丘齊地而書同盟齊與盟可知矣故經不復序齊

公至自會

杜注無衛侯入于夷儀

本刑地衛滅刑而為衛邑晉啓衛衍失國使衛安衛案傳云晉侯使魏舒死沒並

獻公入于夷儀是晉納之故經書入杜不知成十八年傳歸入楚屈建帥師滅

舒鳩杜傳在衛侯入夷儀安衛案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蓋在衛侯入夷

儀在屈建滅舒鳩之下左氏叙事之例為然其實衛侯入夷儀在屈建為令尹與其

矣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杜未服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

巢卒杜過諸樊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安衛案傳云牛臣隱於短

言卒者蓋吳子不即死後以傷卒故傳亦云卒耳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杜前

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杜志在

嚴杜欲得異於他日齊師徒歸杜徒空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

姊也杜棠公齊棠杜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

棠姜而美之杜美其色也杜使偃取之杜取為己偃曰男女辨姓杜辨

也今君出自丁杜齊丁公崔杜臣出自桓不可杜齊桓公小白東郭偃

皆曰吉杜阿崔杜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杜坎為中男故曰夫變

風墮妻不可娶也杜風能墮落物者變而安陸燾云此當以風墮妻為句

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杜困六三安衛案巽為入坎為

宮也坎者離之反離見也則坎為不見又變為困于石往不濟也

巽巽潛伏也皆不見之象故云不見其妻也困于石往不濟也

水水之險者安衛案繫辭爻言乎變者也三在水外水外必有石又變為陽為堅

石不可以動註為剛是二有石象卦名困故云困于石陰有開通之象故曰其動

也開今塞而為陽據于蒺藜所恃傷也

故云往不濟也杜坎為險兌為澤澤之生物安

也開今塞而為陽據于蒺藜所恃傷也

衛侯疾黎謂九二坎之主在永中剛堅而險是為疾黎之象三往不濟退與二親故云據于疾黎也既與二親恃之為內主然疾黎有刺據以恃之必為其所傷故云所恃傷也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杜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小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杜崔子曰蔡也何害先夫當

之矣杜寡婦曰蔡言棠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

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杜猶言雖不為崔子

崔子因是杜怒公又以其間伐晉也杜而伐之曰晉必將報欲

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

間公杜同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杜且于役在

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杜欲使乙亥公問崔子杜疾

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杜命姜侍

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杜為崔子閉公也重言甲與公登臺而

請弗許杜請免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杜求還廟皆曰君

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杜聽不能親近於公宮杜言崔子宮近公宮

安林堯叟云杼之家近陪臣干振有淫者不知二命杜干振行夜言

受崔子命討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

教封具鐸父襄伊倮埋皆死杜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祝佗父

祭於高唐杜高唐有齊別廟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杜爵弁

申蒯侍漁者杜侍漁監取退謂其宰曰爾以幣免

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

皆死杜反死君安衛案皆崔氏殺醜蔑于平陰杜醜蔑平陰大夫公外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杜聞難其人曰死乎曰獨

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杜言已與衆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

國士故其死難皆嬖寵之人

衛案祝佗父士也故弁而祭於公

安衛案皆崔氏殺醜蔑于平陰杜醜蔑平陰大夫公外



遂舍枕轡而寢杜恐失馬也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奔中謂嬰曰速驅

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杜道廣衆得用崔氏側莊公子

北郭杜側瘞理之丁亥葬諸士孫之里杜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日便葬不待五月

四翼杜喪車之飾安正義喪大記云飾棺君黼翼二黼翼二畫翼二鄭玄云漢書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

不蹕杜蹕止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杜下

晉侯濟自泮杜泮關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

歌之役杜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書齊人以莊公說杜以統莊公

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杜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男女

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杜宗器祭器之屬安正義劉炫云哀元年蔡

自六正杜三軍之五吏三十帥杜五吏文職三十帥武三軍之大

夫百官之正長師旅杜百官正長群有司安王引之云晉之五吏具在傳

路三命之服杜司馬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蓋一司馬二司空三輿帥四

成十八年傳說韓公命官曰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

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過冠為輿尉藉偃為之司馬亦曰祁奚為元尉羊舌

職佐之魏絳為元司馬張老為元候鐸過冠為輿尉藉偃為之司馬亦曰祁奚為元尉羊舌

元候候奄即候正也上軍尉與尉即輿帥也故襄十九年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

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帥皆受一命之服蓋自悼公以後有軍尉而無亞

旅此晉五吏之新制也二十帥者帥帥也夏官司馬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

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帥帥皆中

大夫依小司徒五師為軍一軍之中帥帥凡五六軍則帥帥三千大國三軍帥帥十

五也晉大國帥帥當十五而有三十帥者古者天子一圻而有六軍今晉地數圻計

井出賦自當有六軍之數非三十帥不足以統之師旅為官屬而非將帥詳見前師

不陵正旅不通師下衡案上云六正杜云六及處守者皆有賂杜皆以男女

守國者晉侯許之杜晉侯受賂還不譏者安陸祭云伐國聞喪而還語其常

是討賊也非伐喪也孰謂其宜退哉傳不譏晉侯受賂當以其惡顯明無後貶耳



許之是重私讎而輕弑君之罪非霸王之道也傳言此正釋經所以  
沒伐不書也杜陸不唯不達傳意又舍其重而輕之論失之遠矣 使叔向告

於諸侯杜服告齊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

惠也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杜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將使

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祭以求五鹿杜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初

陳侯會楚子伐鄭杜在前當陳隧者并埋木刊杜隧徑也埋塞

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杜突

也安陸祭云突觸也衝也焦循云突宜為衝突杜以穿解之遂入之陳侯扶

其大子偃師奔墓杜欲逃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杜陳之曰將

巡城杜不欲載公遇賈獲杜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

車公曰舍而毋辭曰不祥杜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

墓亦免于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杜欲服之而已

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杜免喪服擁社

大司馬職曰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注厭謂厭冠喪服也玄謂厭伏冠也陳侯奔墓既而知鄭無意於滅陳乃復歸城免重於厭免擁社者示自期亡也使

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杜纍自囚係子展執紼而見杜見陳

安衡案紼絆也再拜誓首承飲而進獻杜承飲奉觴示子美入

數俘而出杜子美子產也但數其安中非積德云此俘謂男女別而纍者非

晉乃陳上俘囚也與此別衡案上文云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是二

子在公門外陳上所俘獲必不在門內也及司馬行賂請成子展先入見陳侯於社

子產次入數男女別纍者於朝謂之俘祝祓社杜衡案陳侯免擁社免喪服

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杜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

安衡案陳群臣奔散鄭人收其土地人民符節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

丘齊成故也杜伐齊而稱同盟趙文子為政杜趙武伐令薄諸侯

之幣而重其禮杜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

少弭矣註杜止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

註社令尹註杜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註杜

註社令尹註杜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註杜屈建註杜屈蕩為莫敖註杜

註杜屈建註杜屈蕩為莫敖註杜舒鳩人註杜

卒叛註杜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註杜離城註杜吳人救之

子木遽以右師先註杜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

退註杜五人不及子木註杜吳人居其間七日註杜子彊曰久將墊

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註杜墊隘慮註杜安釋文墊下也衡案水潦至則水上地

進奔則亦視之註杜而視其形勢註杜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

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

傅諸其軍註杜至吳還逐五子註杜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

八月楚滅舒鳩註杜五子既敗吳師遂前註杜衛獻公入于夷儀註杜

鄭子產獻捷于晉註杜獻入陳之功註杜安衡案上文云子美入數俘而出下

戎服將事註杜戎服軍旅之註杜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閔父為周陶

正以服事我先王註杜興閔父為武王陶正註杜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

與其神明之後也註杜舜聖故謂註杜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註杜

而封諸陳以備三恪註杜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

女武王之長女胡註杜公闕父之子滿也註杜其禮轉降示敬註杜

安正義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鄭

杜注只是一恪安得謂之三恪哉言備者註杜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註杜

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註杜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

言陳周之甥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註杜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

至今賴周德註杜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註杜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

言陳周之甥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註杜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

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

註杜五父代桓公殺大子免而

蔡人殺

註杜出故

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

註杜奉戴猶

至於莊宣皆

我之自立

註杜陳莊公宣公

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

知也

註杜播蕩流移失所宜十一年陳夏徵舒弑靈

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

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救邑不可億逞

註杜億度也逞盡也

安王念孫云億者滿也逞與盈古字通言其欲不可滿盈也文十八年傳曰侵欲

註崇侈不可盈厭與此同說文曰意滿也方言曰臆滿也漢書賈誼傳曰好惡積

意意億億並與臆同是億為滿也左氏春秋昭二十三年沈子逞毅梁作沈子盈左

氏傳樂盈史記作樂逞又昭四年傳逞其心以厚其毒新書善謀篇逞作盈是逞即

盈也廣雅曰盈臆滿也小雅楚茨篇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易林乾之師曰

倉盈庾臆是億盈皆滿也衡案逞快也猶言厭足億逞欲滿而心快之也我是

以有往年之告

註杜謂鄭伯誓首

未獲成命

註杜未得伐

則有我東

門之役

註杜前年陳從楚

當陳隧者并堙木刊救邑大懼不競而

耻大媿

註杜上辱大

天誘其衷啓救邑心

註杜啓開也開道

陳知其

罪授手于我

註安惠棟云手古首字士喪禮云載魚左手進鬚注云古文首為

辟

註杜辟誅安正義陳大於鄭而謂之侵小者言陳對晉為小不言於鄭也也陸

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

列國一同

註杜方百

自是以衰

註杜衰差

安釋文衰初危及衡案此以殷法

序諸侯陳常在鄭上耳竊謂陳鄭大小不一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

相縣隔經以王爵序之故陳在鄭上也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

桓卿士

註杜鄭武公莊公為周

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

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

註杜城濮

孟一

男一同然八百諸侯歸周者不得皆增封如周法故子產

孟子皆據殷法而言之或據此疑周禮為偽書非通論也今大國多數圻矣

二十八年 士莊伯不能詰

士莊伯復於趙文子 文子曰其辭順犯

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

謝晉受其功

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前雖入陳服之而仲尼曰志有之

書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足猶成也 釋文足將住 反又如字 不言誰知其志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雖得行猶不能及遠 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

功慎辭哉

樞機之發 楚為掩為司馬 子馮子馮 子木使庀賦

杜庀

先具賦杜訓治義雖可通非古訓也 數甲兵 閱數 甲午為

掩書土田

書土田之所宜 度山林 材以共國用 鳩數澤 鳩聚也聚

民不得焚燎壞之

安陸祭云鳩聚也若周官澤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

欲以備田獵之處

之於王府者也豈以備田獵哉 王引之云鳩當讀為究爾雅

度究謀也 大雅皇矣篇曰爰究爰度 究猶度也 度山林究數澤皆取相度之義 鳩究

辨京陵

陸祭云或云淳鹵地宜鹽者可資國用故表異之 衡案淳漬也

埴薄之地表

陸漬於水淺狹不生物又不可得而耕釋名地不生物曰鹵此

異輕其賦稅

二者為棄地故曰表言表異之不在於賦斂之數 數疆潦 疆界有流潦者

也楚地南不及海又無鹽池陸以為宜鹽者非是

安正義賈逵以疆為疆塹境垣之地鄭玄云疆塹疆堅者衡案賈逵是也 疆地損

於旱潦地損於雨故計減其租也 賈讀疆為疆疆每互譌或其本作疆也

規偃豬

偃豬下濕之地規 安衡案偃偃同擁水曰堰豬停水也偃成於人

賦其 町原防

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 安衡案町田區畔埒也廣

實不能平坦如行沃管子曰平原之濕

何有於高是也故治其畔埒以區分之 牧隰臯 隰臯水厓下濕

云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也 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

地而井牧其田野鄭玄云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是鄭賈同此說也

井衍沃

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井田六 安衡案以上十事書土

入度山林以下六事因生材多少以量入故言度鳩辨數規之屬唯淳鹵無所入故

特言表町原坊以下三事賦入寓於法制之中故唯言其制而不及賦入之法也 賦車籍馬

量入脩賦

量九土之所入 安衡案杜以淳鹵為賦稅之地 賦車籍馬

左傳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杜籍疏其毛色歲賦車兵杜甲車兵徒兵杜步甲楯之數杜器

杖有陸繁云傳文以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為句杜於兵卒下各入注獨於

言元賦賦車籍馬以下言數甲兵故中間捕量入脩賦一句以承上起下上文甲兵

並言則車兵徒兵皆兵器非甲士步卒也故此亦與甲楯並言而以之數二字總之

車馬非兵器故別言之若是士卒亦當別言之不應與甲楯並言杜注謬矣徒

兵本或作徒來注云步卒若傳作徒來何須注解今從石經宋本岳本監本

成以授子木禮也杜得治國之禮傳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

舟師之役杜舟師在二門于巢杜攻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

輕若啓之將親門杜啓開啓之謂開導吳子使進杜訓開門之字不可

通我獲射之必殪杜殪死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

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安衡案吳子不即死後以楚子以滅舒

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以與焉掩杜往年楚子將伐

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杜蔑

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

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杜思而後行安陸祭云言所行不越於所如農

之有畔杜言有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杜求復

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杜儀大曰烏呼詩所謂我射不說皇

恤我後者甯氏可謂不恤其後矣杜皇暇也詩小雅言我不能自容

禍不得恤安釋文說音悅詩作閱容也衡案烏呼本或作鳴

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杜思使終思其復也杜思其可書

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杜書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杜

其後也註呼或作烏乎今從石經宋本淳熙本閣說通將可乎哉殆

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

名安衡案然明醜子產蓋嘗輕之故云見蔑之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

言故知之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

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晉程鄭來子產始知然明杜謂程鄭將

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

左傳卷之六 卷之六 三十一

一人以今寧子視君不如弈棋註杜弈圍棋也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

定註安正義棋者所執之子謂舉子下之不定則不勝其耦衡案舉棋謂執子將下之舉棋將下之或以甲為是或以乙為是不定其所欲下之得失言安下之

也。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

而滅之可哀也哉註杜寧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註杜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會安釋文此傳脩成當續前卷二十五年之傳後簡編爛脫後人傳寫因以此耳正義凡傳却言前事者皆舉時事為驗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頻年會于夷儀恐其事無以相別故復言齊人城邾以明秦晉為成在二十四年也不直言齊人城邾者以其非經故也阮元云石經此上題云春秋經傳集解卷五第十八案宋殘本此卷起開監毛本亦在

三十六卷之末皆仍十行本之誤衡案據傳例會于夷儀之歲當直接可哀也哉但以簡編爛脫後人起行寫之杜會經傳時欲存其舊置之二十六年首因加一傳字以別之至唐石經皆仍其舊宋人始據傳例改置之二十五年之末於其五月

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泣盟秦伯車如晉泣盟註杜伯車秦伯之弟鍼也成而不結註杜不結固也傳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

而結註杜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衛孫林父入

于戚以叛註杜行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為叛也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註杜復其位曰

復歸名與不名傳無義例夏晉侯使荀吳來聘註杜吳荀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

曹人于澶淵註杜卿會公侯皆應影方責案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駁之若皆稱久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賤之秋宋公殺

其世子痤註杜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

于楚註杜未同盟而赴以名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註杜脩會夷儀成叔向命召行

人子貞註杜欲使答秦命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註杜御進也言安梓頤煊云

詩鵲巢百兩御之甫田以御田祖鄭箋皆云御迎也公羊成二年傳使跛者逐跛者

使跛者逐跛者穀梁傳逐作御何休注逐迎也衛案當如當食不歎之當御侍也當侍猶言

當直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註杜同為大夫何以黜朱於

左傳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朝註杜也撫劍從之註杜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

事幸而集註杜成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貢道二國之言

無私子常易之茲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註杜也

安釋文御魚呂反塞本或作塞音雖同義非也說文云塞者振

襄皆假借字衡案奮腕就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註杜也

與註杜也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註杜也

謂一子不心競為不務德而爭善註杜也爭謂所

私欲後則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註杜也使為已

命之註杜也敬如獻公及註杜也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如曰雖然以吾

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註杜也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

必敗註杜也必欲使在其間註杜也故公使子鮮不獲命於敬如註杜也以

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

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註杜也十四年孫氏欲逐獻

近關出告右宰穀註杜也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註杜也遂行從

天下誰畜之註杜也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註杜也

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註杜也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

人也註杜也若不已死無日矣註杜也悼子曰子鮮在右宰

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註杜也悼子曰

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註杜也

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註杜也伯國孫襄也父兄皆

甯子出舍於郊註杜也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

左傳卷之六 二十

攻孫子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杜子叔無諡故安正義服虔

角不書舉重案晉侯宋公殺其世子及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皆書經則世子不輕於大夫也孔父荀息之徒弑君之下並亦言大夫大夫既書於經則弑君并殺世子

世子亦當書不得為舉重也杜既不解當以不告故耳衛侯人亦不君其君則既無諡則於角必不正大子之名經沒而不書所以深罪衛人也傳不言衛侯而稱子叔

書角為大子示衛人不君其君以明大子之不成大子正釋經所以沒大子而不書也故又承之以書曰云云傳意甚明若以為不告衛人亦必不以弑其君告諸侯經何以獨

書曰寧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寧氏也杜嫌受父命納書君無罪故發之

孫林父以戚如晉杜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

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杜林父事剽

可以退唯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杜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

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杜頷搖其頭言

安釋文頷戶感反本又作頷陸祭云頷說文作頷低頭也徐階曰點頭以應也今左傳作頷假借也惠棟云玉篇引杜氏注亦作頷又音欽曲頷也列子云巧夫

頷其頤而歌合律注云頷猶搖頭也中井積德云獻公以遠迎者為厚於己通迎者為薄於己因隆殺其禮傳言之者以見其狹中無人君之度也衛案此與上文無憂色亦無寬言相應履軒是也

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

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杜二三子吾子獨不在寡人杜在存

公聞文子答寧喜之言故忿之安陸祭云衛侯以文子不通外內之言故忿之其曰不在寡人猶耳公詎得聞邪衛案在訓存古義也陸

說非其謂公不聞文子之言則得之杜安衛案言文子不存問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

怨矣杜所怨在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

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杜出謂行居

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

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杜傳言衛侯不衛人侵戚東鄙杜林

父叛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杜茅氏戚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

百人杜殖綽齊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杜厲惡

三傳子晉釋 卷之十一 二十五



遂從衛師敗之圍

杜 蒯感父言更還

雍鉏獲殖綽

杜 雍鉏孫

復翹于晉

杜 衛張本

功 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

杜 先路

杜 入陳在

杜 趙汾云晉命士會傳言請於王此不言請於王則鄭伯自

杜 賜之可知杜說非也陸祭云杜以路車之命非諸侯所得

杜 皆王所賜車之總

杜 專故云爾成二年魯公賜晉三帥先路注云三帥已嘗受王之賜今改而易新此說

杜 尤不然如杜所見是天子之賜諸侯專之則不可改之而可也豈禮也哉衛索次國

杜 二卿命於天子則再命以上當命於天子然昭十二年傳云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

杜 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

杜 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姑也及此若因

杜 禍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若命於王當言王命而今云君命則春

杜 秋諸侯之卿皆命於其君矣命既出於君則車服亦其君賜之可知此雖非禮世衰

杜 禮變聖人亦不得不從而卿之故二命以上書之經也如晉命士會欲假王命重之

杜 以服群臣故特請於王耳不得以此概諸國

杜 之卿趙陸得其義而未言其證故特詳之

杜 先八邑

杜 正義劉炫云案論語有十室之邑又杜注免餘邑為一乘之邑又宋鄭之間六邑出

杜 戈錫等杜何以知此邑非彼等之邑必以為四井之邑衛索免餘辭邑云唯卿備百

杜 邑蓋言其極凡為卿者未必皆百邑也然大者百邑則其為卿者受邑

杜 亦多子展為卿若只與三十二井僅半一向恐不足以為賞劉說是也

賜子產

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

臣之位在此四

不敢及賞禮請辭邑

其將知政矣

讓不失禮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

夏中行穆子來聘

公也

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

楚師戰敗穿封成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

伯州犂

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

伯州犂曰所爭君

子也其何不知

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

縣今屬

安豐郡

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

楚師戰敗穿封成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

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

伯州犂曰所爭君

子也其何不知

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

縣今屬

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

楚師戰敗穿封成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

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

伯州犂曰所爭君

子也其何不知

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

寡君之貴介弟也註杜介大夫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成方城外之

縣乎也誰獲子註杜上手以道囚意囚曰頡遇王子弱焉註杜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

安齊召南云楚既僭號稱王則其子亦必僭稱王子惟與列國會盟王子乃稱公子子圍後言成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

王子圍註杜印董父鄭大夫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

之子大叔為令正註杜主作辭以為請子產曰不獲

註杜謂大叔辭以貨請董父必不得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註杜

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安陸祭云謂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嫌有貪名傷國體耳

功以牟利也何以為國故子產知秦不與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

矣陸謂貪名亦未是不其本或作其不非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

楚師其猶在救邑之城下其可註杜辭如此董弗從遂行秦人不

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註杜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六月公會晉

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註杜正戚之取

衛西部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註杜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

十邑劉炫以服言為是衛索六十井亦未滿一甸晉與諸侯疆戚田何為僅僅取六十井而左氏又特書之也服說是趙武不書尊公

也註杜罪武會向戌不書後也註杜後會鄭先宋不失所也註杜如期

安衛案傳以尊公釋不書趙武以不失所釋鄭於是衛侯會之註杜晉將

註杜先宋而經所以書良霄自明故不復釋也不得與會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註杜討其弒君伐孫氏也

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註杜士弱晉主

諸侯故經書在秋

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註杜欲共晉侯兼享之晉侯賦

嘉樂註杜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正義晉侯賦此言已嘉樂二君也

樂也樂只禮等皆同此指齊鄭二公益小國景子相齊侯註杜景子賦蓼

人之險阻不測君子則坦蕩蕩常和樂也子展相鄭伯賦緇衣註杜緇衣

註杜蓼蕭詩小雅言大平澤及遠若露子展相鄭伯賦緇衣註杜緇衣

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子授中 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

之安我先君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杜 蓼蕭緇衣二詩所起各

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杜 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

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

君若之何杜 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言衛侯

之罪使叔向告二君杜 人言自以殺晉成三百

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安 正義漢書藝文志無周書篇目今其書在或云是孔子

諸侯若柔德之御剛馬杜 刪尚書之餘案其文非尚書之類彼引詩云馬之剛矣

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庶庶子展賦將仲子兮杜 將仲子詩鄭

取與不疑此詩餘無所見故謂彼文是也杜 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

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杜 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

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子一子謂子良公子去

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公子駟也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

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正義居身儉而用心壹叔向自以察貌觀

言而知之其知不由賦詩也世族譜云子羽穆公子其後為羽氏即羽師諱是其孫

此非行人子羽公孫揮也衛索子展儉而壹是左氏之言叔向言後亡而不言所以

後亡故左氏補此句以明其意也楚之伐鄭子展獨欲守信以從晉是其用心之壹

而所以能杜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杜 芮司徒赤而毛葉諸堤下共姬

之妾取以入杜 伯姬也杜 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杜 平公共

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杜 尤甚姬納諸御嬖生佐杜

惡之杜 合左師杜 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杜 惠牆氏

秋楚客聘於晉過宋杜 上巳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杜 大子知之請

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杜 夫謂大子也對曰

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

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杜注伊戾為天子內師不行恐內侍廢也臣請往也遣之

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杜注詐作盟處為大而驛告公杜注驛也曰大

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杜注欲言

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杜注有明也問諸夫人與左師杜注夫人位

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杜注婉也吾而

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杜注聒也欲

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享伊戾左師見

夫人之步馬者杜注步馬習馬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

君夫人余胡弗知國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

以玉杜注以玉為錦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

後再拜稽首受之杜注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安正義氏猶家也言

死佐為大子棄即正為夫人但棄本是妾左師欲使夫人重已故佯不知之夫人聞

之懼已不得為夫人故自稱為妾饋之錦馬也衡案公問罪時棄猶為妾而傳亦

稱夫人者據後言之耳不鄭伯歸自晉杜注侯歸使子西如晉聘辭曰

寡君求煩執事懼不免於戾杜注言自懼失敬於使夏謝不敏杜注夏

西君子曰善事大國杜注將求於人必先下之初楚伍參與蔡大子子

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杜注聲子子朝之子伍舉伍舉娶王

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杜注獲罪楚人曰伍舉實送之杜注臧琳云下

子牟得罪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又國語楚語上子牟有罪而亡康王以椒

舉為遣之又子牟得罪而亡執政弗是謂椒舉曰女實遣之則伍舉實送之送乃遣

字之譌楚之君臣以子牟出奔為伍舉遣之行將罪及起謀者故伍舉亦懼禍出奔

若但送子牟之行則伍舉罪輕當不至於出奔也衡案伍舉實送之者楚人之言乃

其實也楚君與大夫則聞其言而文致之曰實遣之下文聲子云云及國語皆舉文

固其所也何

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

趣味臧說大謬

荆相與食而言復故

註杜

班布也布荆坐地共

聲子曰子行也吾必

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

註杜

明年在聲子通使於晉

註杜

為國通

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

註杜

且曰晉大夫與楚孰

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

往也

註杜

杞梓皆木名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註杜

言楚亡臣多在晉

子木曰夫獨

無族姻乎

註杜

夫謂

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

註杜

歸生

名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

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失不經懼失善也

從之

註杜

從之

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註杜

詩大

雅參盡也

註杜

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

註杜

逸書也

商頌有之

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濫不敢

註安

陸榮云鄭箋天命之於下國以為天子是也

此湯所

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

註杜

樂行賞而

恤民不倦

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註杜

順天

安衡案此亦述先賞後刑之意故以是云云承之

是以將

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

註杜

飫賜也酒食賜下無不厭足所謂加膳也

註安

衡案王者日一

大牢或加一少牢無文可徵焉加膳多肉故

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

不舉不舉則徹樂

註杜

不舉

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

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

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

能也

註杜

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其材也

子儀之亂析公奔晉

註杜

在文十晉人寘

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

註杜

殿後

安衡案傳諸言御戎者皆謂為公戎車

殿後也晉人以為謀主故寘之公戎車之後以參機密成十六年傳曰苗贛角

之役晉將遁矣折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

軍之註杜鈞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

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註杜成六年晉樂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

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註杜成六年晉樂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折公之為也

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註杜不是其曲真安衡案是正也楚語子

半得罪而亡執政弗是亦謂不正其實否不善註杜不是其曲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郟註杜

郟晉註安釋文郟許六反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遇楚於靡角之谷註杜

歸一人簡兵蒐乘註杜簡蒐秣馬蓐食師陳焚次註杜次舍也焚明

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註杜欲使楚安衡案行歸者然後逸楚囚者特

也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註杜在元楚失東夷

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註杜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子反

與子靈爭夏姬註杜子靈而雍害其事註杜子反亦雍害巫臣子靈

奔晉晉人與之邢註杜邢晉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

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

巢取駕克棘入州來註杜駕棘皆楚邑誰國楚罷於奔命至今為

患則子靈之為也註杜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

人與之苗註杜若敖亂在宣以為謀主鄢陵之役註杜在成十楚晨歷

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

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註杜塞井夷竈樂范易

行以誘之註杜樂書時將中軍范變佐之易行謂簡易安正義賈逵鄭眾皆讀

行爲道也樂爲將范爲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樂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樂以良

乘從而擊之鄭謂易行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陸梁云國語說此事云若易中下楚

樂范易

樂范易

必散之。韋注云：鄭同。農以為易行者，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此說於義為勝。衡案：成十六年傳曰：欒范以其族交公。行則二人未嘗分中軍。別將之。賈說非也。二人既夾公行，不宜簡易兵備。令楚貪己以危其君。杜注亦非。十六年傳又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則此傳言欒范易行者，謂分中軍之良以與中行二郤使之擊楚。左右師故下文承之云：中行二郤必克。二穆誘之云者，楚人輕晉上軍新軍。今陰分中軍之良與之，不使楚人知之。楚人輕進與之戰，是誘之也。此傳欒范易行，即國語易中下。此傳以誘之，即國語楚必散之。皆謂十六年傳分良以擊其左右。但此傳據中軍而言之，故云欒范易行。國語據中軍及上軍新軍而言之，故云易中下也。鄭說洵是。時晉下軍不易行，而國語言易中下者，於文不當。言易中與上軍新軍均為中軍之下，故言下以總上軍新軍耳。韋昭以中下為中軍之上，下亦失之。

**中行二郤必克二穆**  
杜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下為中軍之上，下亦失之。

**族必大敗之**  
杜四萃四面。  
安正義楚語云：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韋下及新軍乃三集，以攻攻之。韋昭見彼為三字，故說之。使通耳。蓋二文不同，必有一誤。衡案：楚語上文云：若合而函吾中。吾上下必敗其左右。中謂中軍是。中軍先合其上下，新三軍敗楚。左右軍然後萃於王卒。故云三萃。韋注是也。此傳上文云：中行二郤必克。二穆不言中軍先合，故云四萃。立文有宜，非有誤也。四萃謂四軍集攻。杜見與國語不合，謂四面集攻之。未達內外傳立文之意。也。王引之謂古者四字積畫，國語誤換一畫亦非。

**晉人從之，楚師大敗。**

王夷師燬

杜夷傷也。吳楚之

子反死之。鄭叛吳與楚失諸侯，則苗

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

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

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

杜言楚亦不  
今在晉矣。晉

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杜以舉才能

彼若謀害

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

逆之。

杜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

杜十六年，晉

皆大夫，獨鄭伯自

行，故許志欲報之。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

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

杜為許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

楚將平諸侯，將和。

杜和在

楚王是故昧於一來。

杜昧猶

不如

使遲而歸，乃易成也。

杜遲快

夫小人之性，讒於勇，奮於禍，以

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

杜言鄭之欲與楚

戰者皆魯魯貪名之人非能為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

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

杜言鄭之欲與楚

其城

杜南里鄭邑

涉於樂氏

杜樂氏津名

門于師之梁

杜鄭城縣門發

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

杜於汜城南下涉汝水南歸

安釋文汜音凡正義杜檢汜是地名非水名而云涉于汜是

於汜地涉水耳釋例土地名云楚伐鄭師于汜襄城縣南汜城是也而後葬許

靈公

杜卒靈公之志而後葬之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

杜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

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杜傳言晉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

請事

杜問何事來聘

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

杜起

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

安正義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周禮大宰

之屬官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

舊杜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舊

齊人城郊之歲

杜在二十四年

安衡案二十五年既有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之文故此與傳文直言齊人城郊之歲耳

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

杜烏餘齊大夫廩丘今

東郡廩丘縣故城是

襲衛羊角取之

杜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

遂襲我高魚

杜高魚城在

廩丘縣東北

有大雨自其竇入

杜雨故水竇開

介于其庫

杜入高魚庫以

登其城克而取之

杜取魯高魚無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

安衡案烏餘齊大夫盜廩丘以奔晉其取高魚乃其私謀非晉命

於法當書盜然高魚小邑晉旋討焉餘而歸之非獲賂所加故不書耳

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來

杜宣子

范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率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

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

類也

杜言於此類宜見討

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

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杜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杜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

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魚鄭良霄許人曹人



于宋

杜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而書先晉貴信也陳

于晉會常在衛上孔魚

非上卿故在石惡下

杜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緩其免餘

故經以國討為文書名

安衛案衛殺甯喜在叔孫如也書在宋會下從赴

杜

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于賢象使至由奔故書弟以罪兄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杜夏會之大夫也豹不依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

矣

安齊召南云豹不書族自是蒙上文會盟祇同一地也左氏以為違命穀梁以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杜今長歷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

失閏故

安衛案亥本或作卯非

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

杜諸

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

安衛案烏餘襲衛羊角取之則衛亦喪邑而此及下注皆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

皆不重言諸侯則唯謂齊魯宋三國睦耳亦不言衛而皆未說所使烏餘具車以不言衛蓋杜注脫衛字劉則據誤本杜注為說故皆不言衛耳

徒以受封

杜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烏餘以其衆出杜出受封也杜使諸侯偽效

烏餘之封者

杜效致也使齊魯宋偽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杜皆獲其

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杜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安正義古本亦有「不重言諸侯者今定本重有諸侯若重言諸侯則唯謂齊魯宋三國睦此事故皆睦於晉也劉炫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則唯謂齊魯宋三國睦

耳不重是也惠棟云劉云不重言諸侯是也謂唯三國睦非也上文云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是時三國皆在故下云皆取其邑而歸為絕句重言諸侯衍文也衛案

歸字句不重言諸侯是也然諸侯亦謂天下諸侯言晉以信義撫恤四國諸侯義之是以皆睦於晉也

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

杜季慶

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

不知也

杜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為已言其闇甚為明年慶封來奔傳

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

杜免餘衛大夫

及此友

吾與之言矣

杜言政由甯氏

事未可知

杜恐伐之未必勝祇成惡名

左傳傳釋

卷之六

三十四

止也杜祗適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

杜二公孫使攻甯氏弗克皆死杜無地及臣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

死余矣杜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為孫氏所殺杜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

尸諸朝杜穀不書杜安衛案朝杜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

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杜行會

惡奔傳杜子鮮曰逐我者出杜謂孫林父納我者死杜謂甯

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杜難以治國且縛實使之

杜使甯喜杜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杜不肯杜及河又使止之止

使者而盟於河杜誓不託於木門杜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杜怨

也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

出也將誰愬乎杜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杜安衛案縛所以出以其君無

杜自誓不杜安正義終身不仕叙事辭也公喪之如稅服終身杜稅即

喪服總縗裳縵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愆子杜安正義服虔云衰麻已除

是為稅服稅服之輕者衛案服說也是也總諸侯大夫為天子之服衛侯為其弟尊卑

顛倒必不然稅服見於載記然亦不詳言其禮蓋唯衰麻在身餘如平日傳又曰如

則不全同稅服蓋燕居服之其餘則否故可以終身也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

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杜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杜安正義司馬法

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里也惠棟云熊安生禮杜安正義司馬法

記義疏云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為邑方二里與百乘別臣弗敢聞且甯氏

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杜安

衛案通前九十邑未盈百故受半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杜贊佐

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杜文子大杜叔儀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

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

註杜欲獲息民之名

如晉告趙孟趙孟

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

註杜蠹害物

小國

之大蓄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

註杜言雖知兵不得久

弗

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

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

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

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

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

也

註杜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

文辭

註杜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賈主之辭故仲尼以為多文辭

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文辭

註安釋文沈云舉謂記錄之也正義服虔

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

石惡至

註杜須無陳文子

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

註杜趙武命盈進已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

丙辰邾悼公至

註杜小國故君自來

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

註杜

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

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

註杜

就於陳成楚之要言

註安阮元云石經初刻向上有宋字後刊去案錢大昕

戊辰滕成公

註杜

至

註杜亦小國君自來

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註杜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

見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

猶楚之不能於秦也

註杜不能服而使

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

君敢不固請於齊

註杜請齊使

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

註杜

謁諸王

註杜駟傳也謁告也

王曰釋齊秦他國

註安釋文駟人實反衡案駟本或作釋據釋文入實反作驛非

請相見也

秋七月戊寅左師至

註杜從陳

是夜也趙

註杜

孟及子皙盟以齊言

註杜子皙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

安衡案子皙名黑肱字

註當從自作皙石經以

下並作替，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奭、蔡公孫歸生至。杜：二國大夫與非今訂正。

安衡案：與本或作渙，非。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杜：示不。晉楚各處其

偏。杜：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杜：氛氣也，言楚有襲晉

之。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杜：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辛

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杜：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伯州犂曰：「合

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

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

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杜：大宰，伯州犂。告人曰：「令

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

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杜：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及三？杜：為

年子木死起本。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

信，猶不可單斃其死。」杜：單，盡也。斃，踏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

捷矣。食言者不病。」杜：不病者，單斃於死。安正義：不唯病害而已，必至於死也。沈彤

云：不病病也，謂食言者豈不病乎？衡案：不病即下文守病之病，言食言者自病不能病人也。非子之患也。」杜：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

無安衡案：言彼若食言，必將自病，子無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杜：濟，成也。必莫之

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杜：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則夫能致死，

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杜：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安陸祭云：病字宜讀屬下

與受其禍，必能致死，助我也。顧炎武云：邵氏曰：「入于宋，則因宋以守也。病，謂楚攻而

病也。夫猶言人人也。言人人能致死，與人同力，故可以倍楚。嚴杰云：守字句絕，案夫

猶彼也。謂宋也。衡案：若合諸侯之卿，至安能害我，論楚不能病晉，且以下論楚負信

病，晉言楚若能病晉，吾因宋以守病，亦不能害我也。杜注病字上屬為句，是也。夫字

訓彼，訓人人皆通，但下句云：「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與宋致死，則訓人人義差長。」而稱兵以害我。」杜：稱舉也。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杜：晉獨取信，故其功多。季武子

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杜：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敦之。

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杜私屬二叔孫曰邾滕之

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

違命也杜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

疾之非也服虔云叔孫欲尊魯國不為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沈

形云豹以違命去族此左氏之曲說也賈逵服虔稱豹執義尊國自是正論孔疏謂

杜善解左氏可也即謂賈服皆背左氏亦可也若謂賈服異孔子之經豈其然乎案

劉敞曰蔡沈失位左氏貶之今魯欲自同人之私失位甚矣大夫出境有可以重社

稷者猶曰專之今令出季氏而謂不可違非也此論甚明衡案左氏詳記叔孫之言

後儒據其文猶能知叔孫尊魯國况左氏而不知其為義舉哉而言以違命貶之者

以春秋去族之意實在此也蓋當時魯國之患不在其國不尊而在臣不奉君命季

孫視邾滕之言本為失策然假公命而行之則亦魯公之命也叔孫賢者魯人服之

今明知其非而奉承不敢違使魯人知君命不可違則公室可張而季氏可抑矣故

上文特標之曰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其意甚明且視邾滕洵卑其國矣然其害

不及民魯國君臣以其間脩政施仁欲長視邾滕豈可得哉故在當時順命重於尊

國叔孫不達此義違命申其義不免助季氏以弱公室故聖人去族以貶之而立明

以違命釋之也後儒所論乃人臣常法君能制臣則出境之大夫行之

可也魯國則否其不知時務正與叔孫同豈能知聖人時措之宜哉

先杜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

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

矣杜狎更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

只杜辭非歸其尸盟也杜尺主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

國固必有尸盟者杜小國主安正義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

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壞也所言主辨具者如彼執牛

耳之類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此盟爭先歛不爭主備叔向以小國主盟為

言者叔向以久爭不決或將戰鬪因盟時小楚為晉細不亦可采杜欲推

盟杜安衛案為本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杜蓋孔子壬午宋

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杜容一坐所尊故季孫子木與之

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杜安衛案晉

賢之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杜安衛案晉

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謀而重盟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

左傳卷之二十一 襄公二十六年 三十一

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

於鬼神無愧辭杜祝陳勝齊德足杜子亦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

尚上能歆神人杜其祭人懷其德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

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泣盟杜重結晉杜安衡案盈本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杜自宋還杜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

子石從杜段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

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杜詩以子展賦草蟲杜草蟲詩召南曰

武也不足以當之杜辭君伯有賦鶉之賁賁杜鶉之賁賁詩邶風

人之所得聞也杜第言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杜子西賦黍苗之四

章杜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杜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

武請受其卒章杜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杜安衡案遐遠也謂

子產賦隰桑杜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杜趙孟曰

子大叔賦野有蔓草杜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杜趙孟曰吾子

之惠也杜大叔喜於相遇杜印段賦蟋蟀杜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大康

公孫段賦桑扈杜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杜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

焉往杜此桑扈詩卒章杜安王念孫云匪即彼也衡案上匪毛詩作彼蓋匪彼

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

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杜言誣則鄭

左傳傳解 卷之六 三十九

伯未有其實趙孟偁賦詩以安正義伯有不臣被公之所怒以公怒怒當自須掩

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為賓榮註蓋而賦詩道公無良反將公之所怨以為賓之榮

寵劉炫云而公顯然將比來之怨以為對賓之榮樂也王念孫云怨刺也言伯有志

怨也諫通作刺論語陽貨篇詩可以怨鄭注曰怨謂刺上政衡案時鄭伯及趙孟鄭

六卿皆在焉故云公怨之賦詩比德所以榮賓也伯有志在讚趙孟事良君而不知

所以讚之乃言己君無良以影出晉君之良欲以為趙孟之榮故云以為賓榮也若

專以鄭伯為無良誦之賓主之前罪不旋踵伯有雖在妄亦必不為之故知其志在

美晉侯也杜以賦詩為賓榮淺矣唯怨故刺也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註杜言必

故鄭注論語云怨謂刺上政非訓怨為刺也註杜言必

安王念孫云杜以下文云子展其後亡者也故以後亡連讀謂伯有必傲天率乃

奔也言伯有幸而得亡不幸則註杜言必

為戮故上文云伯有將為戮也註杜言必

子之謂矣註杜年鄭殺良霄傳安釋文稔而甚反衡案已甚也叔向不

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註杜謂賦

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註杜好樂無荒註杜樂以安民不淫

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註杜欲宋君稱

故謙言免註杜正義服虔云向戌自以上兵民不戰鬪自務其功故求免死之賞也

死之邑也註杜以為謙則向戌自以為免死也若使計謀不當則罪合死自務其

功言已得免死故請賞邑也衡案此盟事體甚大及將歆貴有煩言若公與之

事破向戌之罪不容於死令也幸而成矣故曰免死之邑疏說是也

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

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

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註杜金木水

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

德也聖人以興註杜謂湯安衡案威不立則思不著亂人以廢註杜謂

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

誣道殺諸侯罪莫大焉註安釋文殺必世反徐亡世反服虔王肅董遇並作

也則知服本作弊王肅董遇本皆作殺謂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衡案此盟也曰晉

楚之從交相見季孫憂之至欲以魯視邾滕其疲弊諸侯可以見矣服本作弊訓罷

道弊二字連讀是也王董訓掩其義大汎惠棟訓斷則益失之又案陸云服王董並

作弊孔本則皆作殺矣蓋舊本作弊服讀為斃故云踣也一讀如字故云罷也王董

訓掩則皆讀為救矣杜從王義後人遂改為救耳

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

之杜師師之書

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

杜司城子罕

左師曰我將

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

杜詩鄭風安釋文己

樂喜之謂乎

杜樂喜子罕也善

何以恤我我

其收之杜也收取也

其收之

杜也收取也

安陸榮云詩周頌假以溢我其收之朱傳謂即此詩

頌云假以溢我說文及廣韻引詩云誠以謚我誠與何音相近伏生尚書云維刑之謚哉古文作恤恤慎也故毛傳亦訓溢為慎今傳作恤與毛傳義合古謚溢字通鄭

氏訓為盈溢天也杜氏訓恤為憂尤誤說文云誠嘉善也毛傳訓假為嘉義亦同段

玉裁云莊子書以言其老血也陸德明云血本亦作溢同音逸然則恤與謚血皆同

向戌之謂乎

杜善向戌能

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

杜偏喪曰寡

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

杜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

相崔氏

杜東郭偃

崔成有疾而廢之

杜有惡疾也

安衛案以不立疆推之偃與無咎欲立明故

因微疾以黜成傳云有疾而廢之明其疾不足以廢其廢之出二人意也杜云有惡疾未達傳意也

而立明成請老于崔杜

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

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

在宗主

杜宗邑宗廟所在

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

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

以告

杜夫子謂

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

杜癸慶封屬大夫封以成疆

之言告安釋文癸普結反

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

家亂子何病焉

杜君謂齊莊公

崔之薄慶之厚也

杜崔敗則慶專權他

日又告

杜成疆復告

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

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

逃求入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

杜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

且曰崔

氏有福止余猶可

杜恐滅家禍不止其身

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杜



言如一家 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率甲以攻崔氏崔氏堞

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其眾居短垣內以守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

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郭妻東癸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

之杜癸為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杜終入於其宮不見其妻也杜崔明夜辟諸大

墓杜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杜當國秉政楚遠罷如晉

泣盟杜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杜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杜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

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此之大平君子也杜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

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杜言政必歸

之崔氏之亂杜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杜莊公為

服喪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杜傳言楚能用賢十一月乙亥朔日

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杜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半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

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杜安陸祭云劉敞曰杜云

非人情也周密曰杜所造長歷置閏疏數不齊多可疑者如此年則一歲兩閏然前

此者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六年皆有閏矣何緣至此失閏已再而頓置再閏采

此其立法殆不可曉趙子常曰傳言司歷過也蓋指王朝歷官猶桓十七年傳云官

失之耳杜以為魯之司歷非也至哀十二年又注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

此亦謂魯自有歷實承劉歆之誤劉說見漢志其所傳魯歷不與春秋相符杜亦謂

好事者為之竊謂周室雖衰豈遽廢頒歷之禮諸侯亦安敢輒為之魯歷既差史之

所書日月應與周記不同韓宣子見魯春秋何以曰周禮盡在魯也斯理必不然矣

萬斯大云十一月乙亥朔與經差一月愚考上會宋傳五月有丙午六月有戊申戊

申止後丙午二日必是六月之朔也七月有戊寅必是七月之朔也七月去十一月

凡四月以月大小間數之七月朔戊寅則九月朔非丙子必丁丑矣十一月朔非丙

子必乙亥矣傳言是也又云辰在申再失閏則未敢信何則周十一月夏之九月也

若再失閏則為今七月然則二十八年之春乃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何遽以無冰

為災而即書乎杜氏無冰注曰前年知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正月建子得

以無冰為災而書此不察傳文之失從而為之辭也善乎劉公是之言曰歷家求閏

餘易求交朔難今司歷能正交朔反不能正閏乎此足以折其非矣衡案杜長歷固

不足信其七十一年間置二十四閏者據傳再失閏之文而妄撰之耳然古之通歷

者必驗諸天象明年春無冰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星右行今當在星紀

而淫於玄枵是歲進於年矣若今年不置閏歲之進於年乃其常也梓慎何以言以

有時當而預知宋鄭之饑乎直置一閏二十八年十一月有乙亥與此相距十四月

以大小間數之得四百十三日以六除之六六三百六十日餘五十三日十一月不

置閏

得有乙亥若置兩閏而閏皆小則乙亥為十一月十日以此言之杜預置兩閏之說未可遽非焉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傳不言失閏而後世言歷者皆以為入食限則再失閏皆在其後矣蓋二十四年二十六年皆當置閏而失之也萬謂歷家求閏餘易求交朔難遂以傳辰在申為妄言古歷置閏於歲終其法尤易知今四年間再不置閏恐無此理其言似可從矣然左氏以辰在申證食當在九月而釋之曰司歷過也再失閏矣此豈無由而言之哉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伏火而後螽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是當時司歷失閏之明證何獨疑於丘明之言哉

左傳輯釋卷十六終

134  
10  
263

